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

政宣上帙五

起宣和三年二月十七日壬辰盡宣和四年四月十日戊戌

宣和三年二月十七日壬辰曷魯至登州

先是女真往来議論皆主童貫以趙良嗣上京阿骨打之約欲便率兵應之故選西京宿將會京師又詔環慶鄜延軍與河北禁軍吏戍會方臘叛貫以西兵討賊朝廷罷吏戍指揮登州守臣以童貫未回當曷魯等不遣曷魯徇忽屢出館欲徒步至京師尋討馬政王環引之詣闕

五月十三日丙午曷魯至京師

是日曷魯入國門差國子司業權邦彥觀察使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等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論曷魯等歸邦彥屢失其懽令師禮入奏復得旨候童貫回曷魯凡留三月餘凡見辭宴犒並如習魯例王黼議復國書止付曷魯等還不遣使

北征紀實曰時方童貫捕方獵宣撫東南未歸而女真使人同馬政等復至時

上深悔前牽意欲罷結約有旨喻女真人可復回也

八月二十日壬子發曷魯大迪烏賫書還本國

朝廷國書

八月日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遠勤專使荐示華緘具承契丹之修深悉封疆之諭惟夙惇於大信已備載於前書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順履清秋倍膺純福今勃堇曷魯大迪烏回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十一月金人攻遼破人中京天祚入夾山

曷魯自海上歸阿骨打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論国

相率極列并粘罕兀室悉師度遼而用降將余覩為
前鋒正月十四日以勁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至其
中都攻之自旦至日中遂陷為始謂天祚在城中也
及破乃知天祚闇其未中夜已竄即莫知所在而天
祚遽至燕山矣又懼追襲輿其子趙王梁王數百騎
復從西北走鴛鴦泊女真既失天祚因遣追兵出平
地松林而西將至鴛鴦泊則澶與天祚遇天祚大窘
因倉皇從雲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軍趨漠陽嶺又
竄入陰夾山夾山者沙漠之北傳謂有涅槃六十里
獨契丹能達他虜所不能至也女真之君臣因駐兵
鴛鴦泊欲經營之攻擊雲中府暨諸州延引時月也
宣和四年三月十七日丙子遼秦晉國王耶律淳興宗之孫道宗
于燕山遣使來告謝不受
天祚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宰相李處溫欲圖佐命
恩澤外假怨軍穀援潛結都統蕭幹勸進燕王僭號
燕王者秦晉國王耶律淳興宗之孫道宗洪基弟
本之子於天祚為從叔洪基因其子濬欲立淳為儲
貳不果已而立天祚淳守燕十二年得人心號燕王
又謂九大王又謂覃湘大王在府藩漢百官諸軍并
僧道父老數萬人三月十七日詣都元帥燕王府勸

進遂即位于燕京号天錫皇帝改保大三年為建福
元年改怨軍為常勝軍肆赦下詔諭国中曰自我烈
祖肇經綸之功至于太宗恢廓清之業故得奄有區
夏全付子孫邇後纂承罔不祗肅傳二百祀之逾遠
得億兆人之底寧蓋泰平或弛于細娛而内治多遺
于外患以是邊鄙生茲寇讎漸為蔓草之難圖公肆
長蛇之荐食敢來問鼎直欲争衡敵壘尚遥王師自
潰兵非不鋭事止失和故使乘輿越在草莽地隔不
果相赴旬餘莫知所歸三邊蕩揺百姓懾震懼不相
保謂將疇依咸云六合為家不可一日無主共戴眇
質用登至尊皆出素衷尚慙否德又念與其長天下
之亂曷若復我家之功苟其宗社不移亦曰神灵所
望勢不克避理当共知嗚呼朕以久處王藩歷更政
路凡民疾苦與事便宜靡所不知亦曾熟慮自今以
後革弊為先所期俾四海用寧不敢以万乘為樂敢
告遠迩予不食言又下詔廢延禧為湘陰王詔曰大
道既隱不行選授之公皇天無私自有廢興之数事
繫德効人難力為朕幼保青宮長歸朱邸雖為人情
之允係誰云神器之可求常欲避周公之嫌未曾忘
季札之節柰何一旦之無主至使兆民之求君推戴

四從謳歌百和不敢負祖宗之業勉與攬皇帝王之權
尚慮纂圖之為難庶期復辟之有待近得群臣之奏
槩陳前主之非所謂愎諫矜能比禎棄德躁動靡常
節平居無話言室家之杼軸成空更茲淫費陵廟之
衣冠見毀不輟常畋漢嫡之戮實無名伋妻之乱孰
不可訖無悛改以至播遷伊戚自貽大勢已去是謂
絕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之稱宜削徽名用昭否德
方朕心之牽愛尚不忍從柰群議之為公正復見請
是以勉循故事用降新謙嗚呼進退惟公廢興有義
豈為小子欲專位號之崇蓋徇衆心以為社稷之計

爾群十字脫誤不可解

凡在聞聽體朕意焉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勃樞密
副都承旨王琚充告謝大宋使副承旌州牒准尚書
省劄子奉聖旨契勘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
仰會問因依人使復回
北征紀實曰是歲冬末邊探報天祚以兵十萬屯燕
京声名言遊獵直抵雄霸界上朝廷遽為駭懼及明
年春諜報再至始知其意謂中国有謀也欲大舉討
女真而懼襲其後是以耀武爾群小既安則謀之如
初三月又報天祚敗走不知所在於是我師遂興
知真定府路安撫使趙遹奏疏乞撫存

疏曰臣近准今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奉御筆虜界
為女真所侵兵勢危解切慮奔潰侵軼逼犯邊境仰
河北諸路帥司依已降指揮圍結兵馬編排器甲准
備不測勾抽上邊使喚如仍先具知委奏聞除已具知
委及逐時探到北界事鄣次附入內內侍省逓奏聞
去訖臣竊詳北虜自澶淵既盟之後歲省用兵之費
國享重幣之利虜自知得計守盟修好皆其誠心然
累年以來虜酋失德上下離叛人不為用女真渤海
寇亂其国征伐不已敗衂相繼境土侵削士馬凋殘
財力匱耗常疑中国密有窺伺左枝右梧困弊日甚
恭惟 陛下好生之德深洽民心帝王之舉必度方
全況臣嘗親玉音屢被詔劄每念南北歡好力固
祖宗盟誓謂非細事不可少有引慝造端生釁而虜
殊不知聖神加惠兩國之意如此今茲虜酋特慮他
寇與奔潰之衆不測侵軼姑示備禦之計庙謨甚遠
預為之防然臣叨承聞寄職所當言苟有嘗見豈敢
緘默伏覩邊報近者虜酋獵於白水川女真掩其無
備全軍隔(覆)沒虜酋不知存亡震擾未見所立若復調
兵上邊虜將謂中國起衆乘其弊疑隙既開何可復釋
唯当示之安靜致其懷服臣愚切謂耶律氏既有沙

漠歷年甚多虜人習熟貴其種類設有姦雄誰肯推伏
仰惟朝廷與虜兄弟之國共守盟好百有餘載今虜
酋叔兄子弟甚衆若虜酋真遂不還願
陛下用家人禮特遣重臣將命彼國推急難之義念
外侮之虞慰諭其宗族臣下厚加拊勞勉以忠孝雪恥
勘難就其虜旗中酋叔兄子弟取虜酋之所愛國人之所
慕擇賢立孤以主虜衆隆其恩禮錫之封冊申結信
誓以繼好息民俾之知戴中國虜既以中國為重得
存其宗社則中國有大造於虜也　陛下雖不責報
虜歸故地減歲幣必有一以報　陛下矣如是則中
國不待汗馬之勞遺鏃之費萬無一失而安享大利
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伏望　聖慈特加採擇速奮睿
斷施行實天下大幸
貼黃臣愚切謂虜失其酋未知所立方疑中國乘間
而攻之然　陛下兼愛南北生灵務隆義好若即恤
其禍難接立新酋当此孤遺乏助也之時得倚朝廷
以存其國名正言順勢無不從則恩歸于我必服彼
心申固盟誓為利無窮若使彼新酋自立則恩非我
出立而衆附則勢將復強增戍緣邊過為隄備徒足生
釁以啓戎心願　陛下無遽增戍開先時之隙毋緩

立孤貽不及時之悔孔子曰興滅國繼絶世天下之
民歸心焉惟聖神亟圖之貽黃臣契勘女真蕞尔小
夷自昔臣屬北虜勢不過虜之一大族其衆強弱與
虜不侔徒以虜酋失德乘其離心遂致以寡敵衆以
弱凌強者非女真之能虜所自取也然北虜大國其
人素不畏女真女真今雖得志亦豈能久横行於虜
中哉虜之新酋既立得國人心事將反掌也
陛下仁聖被於四海普天率土罔不臣妾若速於斯
有以深結虜心使之懷服自削其平日之貪傲今若
止增戍之役收援立之恩示虜以守盟存國之大義

蠻貊革心固不難矣臣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三月望日代州奏得金人邊牒
准大金彰國軍應州牒近白水泊擊散契丹放鵞行
帳天祚皇帝脫身北走本國軍馬已到山後平定州
縣占守訖請代州戒守邊人員不得輒引逃去人民
為国生事自取禍亡滅
四月十一日戊戌太師領樞密院事童貫陝西河東河
北路宣撫使勒兵十萬巡邊
詔曰燕京管内官吏軍民百姓等朕惟皇天盡付
中國使宅九有之師取亂侮亡拓其疆土景命所屬

惟有德者能克饗之朕服紹丕基仰承
先帝休德夙夜祗懼不敢荒寧荷天降康登茲極治
声教所暨遠逮要荒東踰朝鮮西邁積石南越牂牁
之境罔敢不庭乃眷幽燕實惟故壤五季不造陷于
北戎惟爾邦君既厥臣庶懷風慕義思欲來歸忠憤
之誠久而弥著今上帝降禍于虜穢德腥聞弛絶綱
維俶為暴乱横賦強歛誅剥無厭讒慝作勢脅權相
滅至上凌下替妖孽並興傾國喪家自取逋竄白水
之敗亟聞篡攘調賦益繁人不堪命且復盜賊蜂起
所至繹騷哀此下民恫怨無告朕誕膺駿命俯順人
心選將出師復茲境土是謂致天之罰仁伐不仁呼
爾群黎出諸塗炭已遣領樞密院使童貫董兵百萬
收復幽燕地與大金國計議畫定封疆大信不渝内
奔外應維天之命莫我敢承王師霆擊雷驅数路並
進前角後犄万旅一心威以濟德孰敢有遏厥志然
念王師無戰而天道好生亶茲告猷廸爾有衆爾其
深計遠慮覽于興亡如能奔城自歸望風響應使市
不易肆士不捜旌捨覆巢之危從奠枕之逸是為自
求多福惟天矜爾有民永奠一方惟　朕以懌已降
處分秦晉國王如納土來朝待以殊禮世享王爵應

收復州縣城寨文長官並依舊職任事平第功不次
擢用軍兵守戍之士並加優賞願在軍者厚與存録
願歸農者給復三年收復之後蕃漢一等待遇民戶
除二稅外應干差徭科無名之賦一切除放大軍所
至務在安集官吏百姓不得誤有殺傷或焚毀廬舍
虜掠人畜犯者並行軍令如或昧於逆順干我王誅
若猶豫懷疑弗克果斷身嘗原野實爾自貽惟予爾
將天威敢有逸罰時弗可失其尚勉哉福無門惟
爾自召　朕言不再師聽惟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賞以環衛軍為中軍述古殿學士刘幹為行軍參謀
保靜軍節度使种師道為都統制武泰軍承宣使王
稟華州觀察使楊可世為之副是日
上微出齋宮端聖國詳日以觀出師因餞賞仍以御筆三
策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從之因復舊疆策之上也耶
律淳能納款称藩策之中也燕人未即悅服按兵巡
邊全師而還策之下也貫祇奉聖訓震武而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

朝散大夫克荊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政宣上帙六

起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盡五月十三日庚午

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童貫駐軍高陽關宣撫司揭榜示衆

榜曰幽燕一方本為吾境一旦陷沒幾二百年比者漢蕃離心內外變亂舊主未滅（尚在）新君篡攘哀此良民重罹塗炭當司遵奉

睿旨統率重兵已次近邊奉辭問罪務在救民不專殺戮爾等各宜奮身早圖歸計有官者復還舊次有田者復業如初若能身率豪傑別立功効即當優與官職厚賜金帛如能一

州一縣來歸者即以其州縣任之如有豪傑以燕京來獻不
拘軍兵百姓雖未命官便與節度使給錢十萬大宅一區惟
在勉力同心背虜歸漢永保安榮之樂契丹諸蕃歸順亦與
漢人一等戎將士不得殺戮一夫尚或昏迷不恭當議剔
有措置應契丹自來一切橫斂悉皆除去雖大兵入界凡所
須粮草及車牛脚並不令燕人出備仍免二年稅賦
使北錄曰政和七年童貫建北伐之議大出禁旅告戒河北
諸帥皆先事而具二月中旬前軍已發三月上旬卜吉貫領
中軍戒塗在迁無敢異議上意欲須賀正國信使歸以司封
員外郎陶悅假太常少卿為國信使知霸州李邈副之二月
二十五日入國門適貫導從出門與國信使副相值遂得傳
旨令先至府中議事翌日悅與邈至貫府第貫略問使人道
塗次第遂問虜中有寇果否悅對不聞貫云何以知無寇悅
云悅所行道日行一程既不留且又不改行他路以此知之
貫又云何以知他處無寇悅云所至皆以物賂廳頭訪其国
中事宜但云唯時女真爭戰別無他寇貫云見說人多流移
悅云悅所行路皆有居人田野皆耕墾所過處觀者滿道不見
有流移也貫又云已有人擬共劫州悅云非悅所由路然每採訪
不聞此也貫詞色甚厲又云今已圍霸州朝廷已起兵貫何
不說悅云悅自雄莫來去霸甚近亦不聞此此皆貫已曾虛

妄奏陳欲遂實其說尒貫云莫是初無聖旨賢不曾探問否
悅云尋常使人不待得旨自當探問虜中事宜回日聞奏
悅又白貫云有譚襄者欲立九大王九大王竄入深山藏
逃衆人即時捕殺譚襄以此觀之彼国人心未至離異且悅
到莫州雄州探報云已差接伴人使大使耶律不得名副使
姓李洎悅過界與接伴相見副使乃姓王接伴使人非機密
事界河至莫數十里而探報如此乖謬若諸事如此未可輕
動也貫大怒乃曰虜中待使人如此厚悅云以前使人禮數悅
所不知但隨行人皆言前後禮數如此厚貫即云莫是賢聞
得他相厚遂不說事宜否悅云悅輩士人豈以禮數稍厚遂
隱虜事情也貫見悅意終不相假不敢隱遂悉以所問
奏知翌日　道君皇帝見二府具道此說云他甚有備
三省且收起文字以此推之北伐實非道君皇帝之意
貫既狂妄誤国是時在廷皆無敢拒之者聖意欲俟國
信使來問而後行萬一其或可緩也而悅卒能縱橫遏
其說而撤其謀即日下詔抽回已發集軍拘收已降宣頭
而北伐寢矣悅既對即錫章服由是對遷吏部員外郎
時中書舍人王安中行詞云持聘復命忠實可嘉當是
時朝廷不敢峻其褒擢詞臣不敢指其事實則貫之氣
焰可知矣士大夫雖心服之而不敢昌言故其說罕傳又五

年悅不幸既死貫復理前議所以成今日之禍也以今日既變之甚則知前日悅力排其說其為利可勝筭邪建炎末臣僚以此上言有旨褒贈告詞曰故承議郎陶悅

朕信賞必罰以厲多士彰善癉惡以風四方率由陟降之公靡有幽明之間以爾剛毅有守直諒不回頃自郎曹出將使指陳婁敬窺虜之策排王恢首既之謀時既息於起戈忠遂昭於寤主言非耳剽事可指陳一時誤國之姦既莫逃於明罰九泉遺忠之士豈可後於顯褒疏恩閔章陞華祕殿庶以伸久鬱之公議賁不朽之餘光尚期有知歆此茂寵可特贈祕閣修撰

五月九日丙寅少保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蔡攸充為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

北征紀實曰童貫以四月十日行而攸以五月九日降旨十一日勅出十二日拜命攸辭免如常禮批荅云朕以童貫宣撫北道獨帥重兵其統領將佐及四路守臣監司並其門人故舊貫已昏耄所施為謬故相與隱匿蔽不以聞致邊事機會差失為朝廷之害莫大於此卿朕所倚毗無出右者所以輟卿為副實監軍爾如軍旅之事卿何預焉只專任民事及監察貫之所為可只今授命擇十八日出門進發

十三日庚午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童貫奏乞應副
軍期奏曰臣仰遵廑訓付以北事竊夕習慮深恐不
逮上辜委寄之重臣竊惟後燕大計昨正月間女貞下
中京余覩往雲中契丹分力枝梧女真之際我乘機會
進兵收復諸省事力既失此便已為後時臣奉詔來北
軍粮雖曰見在粗不堪食須旋奏斂僅得其半又多
在遠處將輸費力軍器甚闕雖於太原大名開德支到
封樁為伴不足或不適用至如得地版築之具并城戍
守禦之物悉皆無備蓋河朔二百年未嘗講兵一旦倉
卒責備頗艱臣近聞易州軍民萬人延頸引兵以獻城壘
又西兵未來未敢出應到彼復疑臣雖夙夜竭力經營
漸向就緒然尚慮將輸及軍須守具版築之類備之稍
緩更遷延日日失事機伏望指揮下河北漕臣中山
真定高陽關路帥臣究心辦集及催已差下將兵星夜
赴本司應期驅使疾速前去如少敢稽緩有誤軍期
並寘軍法各令知悉
童貫至河間府分軍
童貫至河間府分雄州廣信軍為東西路以种師道總

東路兵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
右軍王珪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
之衆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
国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吴子厚劉光世將選
鋒軍並聽劉延慶節制
童貫次雄州議進兵
童貫次雄州諸軍既集以种師道為中軍共議進兵師
道曰今日之事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
室且師出無名事固無成緩縱之初宜有所矣貫曰今
之軍事上既有成筭第藉公威名以鎮服耳第行勉
旃謀之不臧不以罪也因出御筆俾不得辭楊可世請
於貫曰事起文由毫髮未嘗預一旦臨利害若倉卒失
計我輩要領固不足惜恐有不虞辱国為重願熟計而
後行貫未詰和詵在坐曰公自謂有萬衆敵膽氣絶人
視堂堂之師如摧拉枯朽今日觀之一懦夫耳然勤之
民真若沸羹望我以蘇儻金鼓一鳴必便北肩係頸簞
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公欵肩嚢放我事即可世
默然不語貫即以詵副師道以可世為前統制下令以
素車壯士馳往開諭招徠之意無得邀功生事又令良
嗣草書令歸朝官張慤趙忠諭淳禍福書曰月日大師

領摳衣院事兗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楚國公童貫
謹致書秦晉国王閤下孟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得人
心者可以立国失人心者国克守邦惟天人猜忌相與
之際乃禍福存亡必致之理明者未形而已悟愚者患
至而猶安竊惟國王之於大遼親則叔姪也義則君臣
也自水之師揣越衆塵国王不能率兵趣難使之復位
乃乘隙以自立非篡而何此所謂逆天也西京危急亡
在朝夕国王又不能遣兵命将拯人於塗炭哀此元元
其將疇依失人之心無大於此天道失人心如此
其甚国王如是自視可能久乎則是燕薊雲朔名為有
主其實無主也國王春秋高且又無子而乃驟用餘列庶
出之姪擾攘顛錯於至四以此燕人何辜坐待殘滅
皇帝惻然念之乃命貫領衆兵百萬救燕人於水火靈
旗北指漸次燕圻天地人神莫不悅喜于于而來者如
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想惟國王亦已知之矣國王
温恭和裕通達古今存亡之機洞悉深患善為計者因敗
以圖成轉禍以為福如能開門迎降歸朝納土使國王
世世不失王爵之封燕人亦無蹈斧鉞之患孟蜀南唐
及兩浙錢王昔嘗納土並享王封傳襲至今子孫昌盛
天下耳目衆所共知國王翻然入朝豈減錢王故事如

其不然當議進兵國王勢蹙事窮天厭人離欲北走則無所歸欲南歸則安可得當此之際雖悔何追況大遼五路所管州城四京已為草莽區區之燕必不能守國王平日以仁愛為心若能知昔人存亡之機廟諱全燕薊一方之命其餘陰德與世無窮若國王疑遲猶豫不斷竊恐子密竊發於便室嚴莊遽起於帳中國王之識兼人亦豈不能慮此乎若是則國王左右前後之人皆敵國也毋蹈前車取笑後世貫與國王幸有一面之契不敢不以誠告惟審思而熟計之勿為庸人所誤亮此悃誠速希示報不宣

宣撫司募馬擴入燕招諭

茆齊自叙曰宣撫司使張憲等持書入燕燕王得書執二人斬之知游說不行於是募某借閤門宣贊舍人以往臨行以三事白童貫一乞戒將士勿使求取珍寶遞相獻遺用嚴軍律二請勿妄殺降人用安燕人之心三願審量事勢乘機舉用勿以使人為念唐儉小義古人所行某一介之微得盡忠節苟利於國死無所惜時皆偉之士卒願偕行者一十五人五月十八日晚過白溝食時至虜界新城縣差到契丹漢兒官一員引伴須臾有父老數百人填擁驛外詢使人何處來僕遂出榜讀之衆

皆驚愕有漢兒劉宗吉者自後竊出相謂云使人今夕
當宿涿州宗吉涿州人也見隸白溝軍中願得勅牓
副本携示諸人他日南師入境願先開門以獻今夕
復當密至驛中遂携二副本往晚抵涿州入小使驛
祗接如國信禮夜久忽劉宗吉自壁衣下出云今燕
京諸處皆無軍馬止是四軍大王有部曲三百餘騎
曾歷戰陣四軍大王者奚人蕭幹小字夔離不常統軍契丹渤海奚漢四軍故號四軍大王
其餘有馬軍六七百皆富豪兒郎不識戰鬬今白溝
北岸下寨結草人相間夜飲晝睡馬亦散放若南軍
乘夜刼之但聞軍声必自潰走宗吉欲以此事往見童宣
撫立小功績恐南軍不察見害若得一文信庶得必達
僕籌慮久之仍作書上童貫且以貫所贈新履一隻
為信使宗吉去明日燕京差到漢兒官牛稔充接伴使達
燕京門外復遣四方館使蕭奥禮部郎中張覺乃後來擾平州
者充館伴館淨垢寺次日有殿前指揮使姚璠樞密承
旨蕭夔都管乙信來伴食因請所持書牓云兩府官欲
借看僕云宣司令見九大王親納不敢先以示人辭難
久之衆持牓去既暮諸人親來云書榜中語言大段狂
勃悖多是指斥不通商量安敢進呈今復納回僕笑而取
之謂諸人曰貴朝不度德量力不審天時人事此何等

時而較此閑事耶蕭夔曰南朝禮義之國今不傾盟好
輙先舉兵兵貴有名不知兵戈緣何至此僕荅曰朝廷
命將出師使人不能盡知但略聞北朝興兵累年並不
相報天祚皇帝播遷不發赴難之師乃篡立於燕京鄰
國義均兄弟今來問天祚皇帝車駕所在又聞已削降
為湘陰王事出非常興師問罪訪尋遼主存亡舉合禮
經何謂無名夔云國不可一日無主本朝緣天祚失道奔
竄宗社顛危臣民推戴冊立今上事與貴朝殊無干涉
何在(云)問罪況自古有之唐明皇奔蜀肅宗即位於靈武
但期中興豈不與此事體(相)同南朝宜念鄰国久和之

義假借兵力共除大難今乃乘釁攘奪民土豈所望於
大國(也)哉僕曰明皇幸蜀太子監國既即位乃冊明皇為
太上皇翫亂既定迎還明皇肅宗親步控馬此則君臣
父子之道盡矣貴朝初非委託自立又貶削湘陰之號何
可少望古人況假師求救當在志誠包胥泣秦孔明趨
吳皆竭誠意則鄰國(豈)不相應耶貴朝泥於矯飾未嘗
形(行)一言使本朝雖有哀救之心無所施設今大兵壓境
正在旦夕禍福存亡貴朝君臣自裁可也諸人唯唯而
退次夕云門下侍郎李處溫自外來未見書牓再借
觀之次早姚璠來云已議定來日欲令宣贊朝見若對

上且委曲庶易酬答迫暮數人者復集互發言云雲南朝
徒誇兵衆不思天理不順人無鬪心昨日种師道發揚
可世一軍過白溝本朝小小迎擊南朝望塵退走若非
惜自来和好已直入雄州矣既一面遣使又一面進退
兵却容易退走是何顔面自此已往如何可休兼宣贊
受劉宗吉之約渠已陳首即探懷取所付書新履作色
云宣贊却如何歸得僕徐荅曰某之此来非尋常禮貌
之使每切畏謹唯恐為兩國生事今次乃招納使人劉
宗吉獻誠款安得不受大軍之来初得朝旨不許殺戮
一人昨日必是立旗招安為貴朝軍馬襲取萬一宣司
申取朝廷降一討蕩指揮少俟西軍兵畢集恐非燕民之福
蕭夔愕然曰南朝遣宣贊来作死間耶不謂南朝弃士大
夫之命如草芥也僕荅曰某之此来本以一己之命易全
燕之命悟則同生不悟則同死也又豈以徒歸為志且兵
家用間最為下策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
或用間以傾敗或彼強我弱或彼我勢均固有用間以
離析其勢者如目今貴朝事勢兵力自視南朝十分有一
否百分有一否千萬分有一否若非顧自来鄰國契好
即分兵数項整陣齊出不識貴朝何以禦之何在使
人矯陳禍福為死間耶也夔等唯唯而去曰少間析津府自

有行遣津析府在燕京如京師之有開封府僕因相送且笑謂之曰某此奉
待行遣只不可錯了一旦使燕人盡成血肉則甚幸自是
館伴者凡三日不至二十六日晚忽蕭奥張覺押贐賂錦綺
衣襖并從人銀絹等物来云来日發宣賛回程僕辭以
未見九大王及未得回書不敢受贐奥云李門下傳聖旨
有故事支賜請留季門下者處温也初欲面議稱藩因白溝文衂遂已
差秘書王介儒都官王仲孫賫回書同往雄州宣撫司
封氏編年曰馬擴御名見燕王王俾譯者責馬云兩朝講好百
有餘年忽爾踰盟以兵臨境曾不畏天自古違誓国祚
不長馬荅如見姚璠等說及
上勅與檄書呈燕王令姚璠讀訖付門下省令聽勅既
至庭中具香案拜褾夔云請舍人朝拜馬云適已見畢
何云朝拜是何禮也夔云舍人勿怒於是有張畫二軸
一云　大宋膺符稽古成功廟諱德文明武定章聖孝元
皇帝一云　大宋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孝
明皇帝馬既見帝銜知是　真宗　仁宗御容即朝拜捻
香禮畢貞宗御容昔至和初北朝昭聖初令使先賫畫像来且言兩國交歡未嘗識面固請御容朝廷許之遂繪
使繪面仁宗御容者嘉祐二年秋七月北朝遣使求　上御容以為後
世子孫之誇議者慮有厭勝之術　上曰朕待虜甚厚必無是理遣
御史中丞張昪送之虜主具儀服迎謁及見御容驚再拜退而謂左
右曰中国之主天日之表神異如此真聖人也我若生在中国不過與
之執鞭捧盖為一都虞候而已其畏服如此所有帝銜求得
中国謚號遂塗金字書于像榜

夔令譯者讀兩朝誓書曰維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
皇帝謹致書于弟大遼皇帝闕下有云共遵成約虔守歡
盟以風土之宜備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
兩更不差使臣專任北朝令三司差人般送雄州交割沿
邊州軍各守邊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
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繹騷所見兩邊
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淘壕褚葺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隍
開拓河道誓書之外必無所求各無協心庶同悠久自此
保安黎庶鎮守封墜質於天地神祇告于宗廟子孫共
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鑒其當殛之
北朝昭聖皇帝荅書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於
天地誓之子孫有渝此盟神明是殛嗚呼此盟可改後
世何述云云又讀仁宗皇帝誓書曰竊以兩朝脩睦三紀
于茲邊鄙用寧干戈是偃近懷先誓炳若日星今綿禩
已深惇好如故関南十縣本朝守禦已久愧難依從別納
金繒之儀用代賦歛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
兩并前銀絹般至雄州所管白溝交割兩界塘淀除已
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各不得添展其見在
隄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兵夫立便脩壘疏導外非
時霖潦大段漳溢並不在関報之限兩地作過逃走諸

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維
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篡承各當遵奉共存大體無介小
嫌且夫守約為信善鄰為義二者闕一罔以守國皇天厚
地實聞此言其盟文藏之宗廟付在有司依景德年中
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必御名是盟苟或食言有如前誓
事奉書咨聞不宣讀訖壞請馬上廳茶罷謂馬曰舍人
適聞兩朝誓書豈不懷于心乎南朝君臣忍遠此約馬曰
前日已嘗面聞諸公朝廷雖知有此盟所以起兵者只為
燕王擅行廢立兄弟之情固宜問罪所牽豈無名也壞
曰舍人之言雖稍有理然終遠誓約請公就館燕王召李
處温等着南朝皇帝救援事當如何蓋天錫知天祚
尚在大金方熾大宋興兵意欲歸順未敢形言故實南朝
救援事當如何然而處温素與趙良嗣善在天祚時二
人知其國祚將危共議欲歸南朝逐為莫逆交密於北
極廟捻香歷酒為誓後知良嗣南奉朝廷命以直閣待
遇禮厚亦欲南奉值天祚奉竄乃建立燕王為天錫皇
帝既有推戴之功逐已其約至是童貫大兵壓境猶
豫未決天錫既問亦未敢令天錫南歸懼衆不協從奏
云此乃軍國大事臣雖太尉位長百僚不敢以管見自
處即容與大臣共議此事甚大更在陛下睿智獨斷令臣

等參謀天錫恐天祚復
議云朕以眇躬荷祖宗之靈獲承大位本與卿等永保宗
廟女真人騎復擾西京未聞歸國今者大宋重兵臨境
與大金夾攻朕觀人事天時不敢當寶位故稱藩南朝與
卿等同保血屬未審如何言畢嗚咽流涕處温亦為之下
淚於是議遣使

政宣上帙

起宣和四年五月十八日乙亥盡六月三日庚寅

十八日乙亥河東河北路宣撫副使蔡攸進發

北征紀實曰攸行蔡京以詩寄之曰老慣人間不解愁
封書寄與泪横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修塗好少休
日送旌旗如昨夢身非帷幄若為籌細衣堂下清風滿
早早歸来醉一甌達上聽讀之徐曰好改作六月壬
師好少休也吴曾漫録曰自古姦人周身之術非不
至然而禍患之来卒出於非意所及者何耶蓋惡逆既

積則天地鬼神不容其謀徒巧也宣和四年金人攻大
遼遣王綰来乞師宰相王将明主其議以童貫為宣撫
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其行有曰一百年信誓宜
堅守六月行師合早歸元長之為是詩也蓋欵為他日敗
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
李良嗣以為謀主又欵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戴幘為大
將軍計議已定為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為乃推
行元長之意世可盡欺乎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
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以久欝也宣和間始令其子約之
招致習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於中都
又使其門下客着両浙請詩話以載蘇黄語亦欵為他日張
本耳終之禍起朔方竟以不免豈前所謂其謀徒巧耶
北征紀實曰是歲夏四月千五日童貫始以河北河東燕
山諸路宣撫使出師是日白虹貫日人駭異甚出門而牙
旗竿折至五月十八日伯氏再出師有少保節度使宣撫
副使二認旗從于後次日為執旗兵逆去而二認旗遂皆失
之識者以為不祥又出師後夏五月以戊寅己卯庚辰連數
夕有大流星若盂椀自紫微文昌間出不一或犯天津河
敦等越天漢牛渚間亦不一所皆向南奔曳光如炬練每
夕自初夜動數十流至夜半方漸疎至是十餘夕猶或

南流不已其占懼如西晉象實令人憂疑然太史皆屏
不奏又方用兵雄州地震已而雄之正寢忽无武見龜大如
錢朱蛇僅若筯每行必相逐二帥拜之藏以銀合置於
城北樓真武廟明日啓合視之龜蛇皆死矣
燕王遣使王子班耶律大石林牙充西南路都統以牛欄監軍
蕭遏魯副之領奚契丹騎二千人屯涿州新城縣
馬擴之說燕人也僅脫身而歸然燕王亦懷懼既議遣使
隨以兵屯新城
金國遣徒姑旦烏歇高慶裔充通問使持書來議軍事
先是金人緣朝廷遣曷魯等歸不遣使疑吾有謀故未
嘗先報軍期遣其弟故論相國勃極列及小國王等軍破
中京取雲中退屯於白水泊阿骨打親領兵數萬來會
又聞童貫舉三路大兵屯邊阿骨打與群酋議以不報軍
期其曲在彼深恐朝廷徑取燕地入界守關不得歲幣
遂遣徒姑旦烏歇高慶裔充通議使乘船至登州來朝
且自臨軍乘機措畫金人國書
五月日大金皇帝致書於　大宋皇帝闕下因旋使
傳繼附音函會當命伐之時未報剋期之約方將併取
爰審前　由來書云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奉兵到
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的期就便計度以此遣兵征討

及留送使船上等候見勝捷即令拘回次得行營都統所
狀初到中京委諭款降不為依應即日攻破外興中府左
右小可州城亦相因尤効以謂雖已示威本奉吊伐若便
攻拔慮亦傷民候收遼國欲將何往遂乃直抵山西就
擒昏主無何潛覺脫身亟遁只獲行宮并女二名文武臣
僚續往西京應朔薊及西南路招討司一帶諸州縣鎮部
族軍戍悉皆款附後有西京德州兩處相次背叛累行招
誘竟不自新軍令既陳無由可逭又遇興中府左右合聚
兵衆約餘兵萬縱徒逆戰殺俘追盡知後契丹昏主竄于
沙漠分兵追捕次其餘處所並已歸降夏臺亦遣人使

及三下十六字不可解

來議通好韃靼願輸歲貢繼久稱藩燕京一處留守國
王耶律淳僭號稱尊懇誠告和未審便行攻伐或別有
朝旨即日敵國新收義當存撫願為親幸以快輿情由
是親臨安慰懷睦鄰邦前書已差太傅童貫領兵相應
雖未報期緣兵馬已到伐北邊陲慮昏主逃入貴界曾牒
代州幸無容納諒已必知而又不為夾攻及無本會至始
難見自來計議事理的實今據前後往復因由意或如
何冀示端的盛炎在候順迓天休今差孛堇鳥歇高慶裔
等充通議使副及管押蘇壽吉家屬前去有少禮物
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押謹白

五月二十六日癸未种師道裨將拐可世為大石林牙掩敗於蘭溝甸

師道裨將拐可世聞燕人久欵內附若王師入境必簞食壺漿以迎乃將輕騎數千直欵取之至蘭溝甸為大石林牙所掩大敗而還涼益師三萬餘人渡白溝挑我軍我軍遇之又北初貫至高陽召知椎州和詵詢利害詵深言師出無名今宣撫司既至勢不可已乞且按兵觀釁仍戒嚴師臣毋得妄行刦惹張皇生事貫乃降旗榜稱奉聖旨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弔民伐罪出於不得已而為之如敢殺一人一騎並從軍法又造白心旗欵給向化之人命詵兼統制副种師道

二十九日种師道進兵白溝為大石林牙蕭幹掩擊不戰而還師道兵至白溝營幕初定或報曰河北有警師道節制諸軍如貫素約指揮諸將曰燕吾民也勞王師力能接納自来歸附但堅壁為備必有內變切不可殺一人爾等為我約兵卒遵依聖旨及宣撫司約束諸將既行拐可世即遣驍將趙明持黃榜旗往附(招撫)之比明賊已對壘矣明擾擒陳其禍福或有欵榜憾者亟欲與之大石林牙肴訖(輒)毀徹罵曰無多言有死而已詰朱竟矣石如而我軍不為備又拘節制馳以報師道師道曰兵刃既接安能

束手就死戰將有功諸將又曰若不血刃使和詵坐受其
賞則我輩何故而來可世勸所部將士臨河分遣趙明
麾衆擊賊契丹隔水揚旗指西騎卒隨指而西可世謂
諸將曰下流必有可涉處須分兵據之會師道遣涇原
將趙德來援隨呼曰急前德未及往賊已渡水馳騖德老
將識利病亟避之可世大呼罵曰匹夫安得輒北何以報
國恩即捨河橋親往戰馬賊分左右翼圍之趙明兵孤亦
摧可世中鐵蒺藜箭及骨血流滿靴怒髮裂耻鞲臂
以捍口御鞚墮兩齒胷復中流矢亦手殺數十人得
免是夜契丹有奔突意屬四撾將列声金鼓賊惕惕疑
我出兵遂不得前漸曉方覺即引衆而來我軍堅壁不
能逞而還翌日西路辛興宗駐軍范村賊將蕭幹登孤
山張蓋據胡床以覘我軍須臾引去良久賈兵來戰前
軍將王淵劉光遠翟進降將趙詡各勒所部兵接戰賊
大奮力圍諸將於山下淵中鎗幾墮馬勝敗未決興宗遣
中部將楊可世援之又親出軍門以上將節鉞督戰賊
遂退和詵勸師道斬前軍統制楊可世號令諸部以明
宣撫司出旗榜本意師道可以世貫之愛將詵謂此何
異穰苴之斬莊賈不惟可以懲戒後且使虜人知朝廷無
意欲兵師道竟不從兵拏自此始矣

三十日丁亥燕王遣祕書郎王介儒都官員外郎王仲孫
賫書同馬擴来雄州宣撫司先是童貫遣張憲趙忠賫
書遺燕王燕王斬之又令趙詡差使臣譚九殿直等數人說
易州土豪史成令起兵獻易州史成送燕京亦斬之宣撫司
知游說不行遂遣种師道進兵壓境問罪募馬以往
馬有膽氣口辨抗論不屈燕王懼遂遣王介儒来
六月三日庚寅种師道回軍雄州再為掩擊童貫劾奏師
道責官致仕种師道既知辛興宗兵亦挫心頗猶豫又受
宣撫司牒令與諸將議乃請詵可世等共議云宣司令
師道與諸公共議可即回歸諸帥皆謂非得西師去力
不濟聞辛興宗西路兵亦挫契丹若未易圖不若回兵
雄州乞暫休兵再議去就和詵以謂彼此初無戰意惟
可世擅過界討殺致兵結不解今虜才對壘而我遽歸
自示以弱而彼乘機襲逐事且不測師道令詵作議狀
稟宣撫司初朝廷從附會之詞謂一牽可以下望及此而
師道興宗皆表以賊勢貫大撓命兩道皆解嚴令至可世
謂師道賊方陸梁未可以指屈今知我有還意無功而歸
氣沮疲乏必襲吾後曛晚發輜重半夜進軍使銳兵馬
殿北賊覺我已歸矣師道不聽明旦聲金鼓班師賊知用
輕騎尾擊我至古城鏖戰賊五軍亂師道幾不免甫

雄州賊兵大至宣撫下令止軍不得入城中外號呼門不能閉可世輿壻馬彥博大將楊惟忠邀戰於城下貫遣辛企宗永宗領勝捷兵援之時天黑暗北風大雨震雹大如拳椀我軍不能視敵自午至申風雨愈急師道遽呼馬與監軍崔詩聯騎而奔契丹遽以敗盟詰我追至古城南我師望南潰而虜人亦遽北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間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帶死尸相枕籍不可勝計先是既以招撫為名貫下令軍中不許妄殺人及虜騎犯我死皆不敢施放既不聽其殺戮故雖諸將亦憤然於是貫以契丹尚盛未可圖奏劾种師道天姿好殺臨陣肩輿助賊為謀以沮聖意和詵不從節制乞行軍法侯益詗探不實妄請興師詔种師道押赴樞密院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和詵亳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侯益知濠州种師道責官謝表曰領奉告命責臣右衛將軍致仕者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寬垂盡之年薄責屈斥幽之典孤根已託危涕自零中謝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舊族讀皂囊之遺策知黃石之奇書妄意功名以傳門戶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途緩帶輕裘自愧以儒而為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以得侯屬興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筭衆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頡利之就擒而臣昏昧乘時非材應變筋

力疲於衰殘之後聰明耗於昏瞀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
罔功之責何止敗乎國事蓋有玷於祖風深念平生大負
今日豈意至仁之度不加已耄之刑俾止節麾亟歸田
里乾坤施大造蟻命輕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知有臨神
武不殺得駕馭英雄之要道制服夷狄之大方察臣臨敵
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積歲嘗收可錄之微勞
許免竄投獲安閒散臣敢不拊赤心而自誓擢白髮以數愆
煙閣圖形既已乖於素望灞陵射獵將遂畢於餘生
康隨跋曰宣和壬寅歲四月十一日保靜公自涇原帥被旨
差克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從本司之河北
招納北人蓋從河北沿路宣司申請也宣司時已離都下
公上章乞過闕日面對未上達間有旨促公便道赴本
司公到高陽見宣撫副使童貫極言其不可其略曰前議
某皆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安可輕舉童貫曰已得聖
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河即簞食壺漿來迎特藉公
威名以治衆耳廟議已定安可改易乃大書聖訓於黃旗
植立軍中以警師且瞥公行五月二十二日前軍過界
河已有北人迎敵既不敢與之交兵姑避其銳而已統制
官楊可世與麾下將佐數人士卒被傷者甚多遂那軍
後向界河之南濱河駐兵北人無日不來侵軼我軍一日

隔河問我師之名公遣屬官康隨以河北安撫申北人申陳乞事以荅之乃曰安得此言箭發如雨以射我衆公翌日乃遣康隨詣宣撫司告以北人之語且稟進退之命移兵暫回以候取旨六月三日黎明軍回北人追襲直抵城下屬大風雨兵夫自相踐蹂擲兵杖滿郊至晚宣司令營寨於雄州外城公坐失機會罷兵南歸相繼即報有此謝表公閱陝名賢之後筮仕五十年間提兵所向何戰不克何城不下而此役初不與謀中則強委任之及兵之節制皆不得專考其行事罪有所歸矣因傳録于左橋州守之西齋他日閱中親舊問或有見問者當以示之繹味表詞可以見公之本末云是年八月十四日康隨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

政宣上帙八

起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盡十二日己亥

宋昭上書論北界利害乞守盟誓女真決先敗盟

奏曰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猶有玁狁之難故自古禦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為聖世道故畧而不論迄我有宋寰區之內靡不歸順從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　真宗皇帝天威一震賊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腥羶之種無噍類矣

真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為念故擴天地之量貸螻
蟻之命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為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
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
恩不敢忘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知神武堯仁湯
德足以懷柔然寔亦恃此以為長城　神宗皇帝熙豐
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脩器械
十九年間倉廩寔府庫充貔貅之士無不一當百當是時
鼓噪而前則自河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
祖宗興王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
故終莫之牽也　陛下即位以來禦戎之術寔得上策
虜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嚮風慕
義稽首稱藩介冑之士棄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
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革面向莫如今日寔太平希
世之盛事也比自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
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倉廩
府庫為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
妄財用尚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欺君罔上蠹國害民
罪不容誅臣頓斷此數人之頭以謝天下不唯慰安虜人
之心使明知　陛下德音意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姦
臣賊子欺君罔聖妄興邊事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

固知　陛下聖慈不忍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
人之猜忌心未易可解臣願　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
此姦賊則不勝幸甚臣聞虜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
或請議和恐非本意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
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
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姦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況李良
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
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讐耳寔而朝之姦賊豈復忠義之
可望哉臣竊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蠹國用是不知祖
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蓋　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

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国初無毫髮損也
比年以來榷場之法寖壞遂耗內帑臣願遴選能吏講究
榷場利害使復如　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或
者又謂九州中国之地皆沃饒膏腴之田歲得甚厚是
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鬬犒賞之費歲幾百萬計耶
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鬬死亡之士橫被屠
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闢國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實利
或者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或欲歸順此尤妄
誕之易見者不惟北虜為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從君
漠北又自唐末至于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

今則盡為蕃種豈復九州中国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
無術致探報者利於所得恣為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緣飾
妄議邊事侥覬功賞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来為女真
所困侵城掠地横亘千里勢已窘蹙傾與女真合從腹背
攻(討)射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
虜而與強虜為鄰恐非中国之福徒為女真之利耳
且北虜雖(為)夷狄(狄)父漸聖化粗知礼義故百餘年間謹守盟
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真剛狠善戦闘
若毛飲血殆非人類北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黨與之
鄰則将何術以禦之不過脩盟誓以結鄰国之外好而
已本朝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
不可渝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為中国患必矣此理之必
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
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　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
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
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竊謂凡今之人臣不貪　陛
下採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意
承旨背公營私苟求　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逆使忠赤
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
悶犯顔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

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
譬猶人之一身中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脉不
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医不能愈也
今疾幸在膚腠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為 陛下
出疆曉諭虜人比因虜中忘失虜主深慮擾攘之際疆
陲不戒姦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
群寇妄託北朝驚却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正牒北
界緊行捕捉竊慮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 祖
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
求援於中国報使復来拿加恩礼以釋其疑使之外拒
女真内屏中国則 陛下奠枕永無憂於北顧百姓安
業得盡力於南畝是天下萬億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夷
狄相攻中国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疎遠微賤輙以狂瞽
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狥義志士狥名故忠義
發於内則鼎鑊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淺也況
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
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岳不
猒之高爝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在陝州
灵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
除監司旋致煩言犹叨二郡未到任間優蒙聖恩除臣

提奉江南茶塩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
能仰報天地為恨今日伏覩奸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
報消埃是敢僭越輙首蒭蕘萬一臣言可採乞不降出
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竦動神灵激昂
士類北虜聞之恩帰　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
聖聰置諸鼎鑊亦臣之所甘也惟　陛下擇而處之書奏
枷鎖編管連州昭相州人　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蔡攸
等師既行即降旨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執政廷臣皆
不敢言獨昭上此書論之書既上王黼見之大怒除名勒
停送連州編管靖康元年臣寮言宋昭書切中今日
之病乞加擢用詔赴都堂審察
六月癸巳宣撫司禮待王介儒等發歸
節齋自叙曰二十七日　同王介儒来赴宿涿州次見走
馬者数輩皆奪倒南軍鎗鞍馬者又有兵卒往来介儒
云兩朝大平之久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今一旦見此凶危
之事寧不惻愴南朝每謂燕人思漢殊不思自割属契
丹已近二百年豈無居臣父子之情僕答曰興廢殆非人
力今者女真逼燕燕人如在鼎鑊皇帝念故彊舊民不
忍坐視是以興師援救若論父子之情誰本為的父耶知
有養父而不知有的父是亦不孝也介儒笑而不荅食時

至新城介儒云四軍大王在白溝令勒番南使是夕宿
外驛介儒云恐非四軍更在婉順此行危險不勞至此
無犯虎狼之恐則事濟而身全僕曰四軍不能止女真
侵軼之患而於一介使人手無寸刃何足伸威若言不
及理某有死耳敢忘全燕安危存亡大計哉僕竊料四
軍以昨日王師小衂故有番使人之意容使人訪之昨日
之戰王師北来耶唯復燕人南攻也既而云燕師乘隙攻
掠僕曰番漢一日耳無害也四軍令大石林牙来相見
雲南北通好百年何為舉兵侵奪地土僕荅曰朝廷緣女
真海上累遣使人獻還燕地每以温言荅之不敢信從
近又得其文牒具言據已山後如南朝不要燕地則渠国
自取之朝廷不得不發兵救燕林牙作色云河西家謂夏国
累次上表欵與兵夾攻南朝本朝每將章表封與南朝
不肯見利忘義聽用間諜貫朝纔得女真一言即便舉
兵僕荅夏国雖累有形不遜之言然数十年間何嘗侵得
南朝寸地女真所言實有應驗本朝不唯欵應燕地亦欵
自固邊隅林牙又云君為使人何得為劉宗吉結約僕
云貴朝諸公深曾理論傾乃招納使耳林牙云以兩國和好
不欵番使人食罷可行為傳語童貫欵何則仍舊和不欵
和請出兵見陣僕歸過白溝至种師道營僕獨扣轅門

有統制官拐惟忠来迎入見師道畧語燕中事僕因語
种曰兀軍必居高陽以利戰道今公營東西北背遍林
木恐賊乘風聲而来燕向晝眺望亦費日力盍少遷之
既而師道果移營介儒行問曰軍南遷何也僕紿曰此更
戍耳晚抵雄州入小使驛僕見童貫幕府官屬環擁於
所言宜易耳又當時种師道拐可世皆失利於白溝方奏
削雄州師和說高陽関路帥侯益以為探報不實故悉僕
直言燕中之虚機宜王襞者屬聲言馬某可斬貫因麾
幕屬退獨謂僕曰事尚在但勿與諸人言僕趨出幕府
諸公遮路交口誚責賈評曰吾曹不合不預教之耳僕
曰國家乘時復燕要在因險固而用燕人永為九塞藩
離方燕人離心日思南歸而燕之精銳不滿千騎即律
淳新立而女真已平山後事勢逼虞實見如此所以對
太師盡言之不曉諸公悪言此何也且僕捐親愛入不測
之虜實以國家安危存亡所繫又肯從諸公教語不對
以實致誤軍國大事乎衆甚不樂時宣司議令种師道
退軍雄州師道力陳兵可進不可退鄰敵在通退必掩襲
宣司遣參謀劉翰往諭之師道復不從已退果為燕兵

所襲傷折甚衆軍既入雄州皆上城介儒望見問之僕
紿曰此陝西六路軍馬方到耳宣司委劉韐賈評王麟李
子奇于景李宗振等携金玉茶具往驛中說話賓主皆
談舊好雲云已奏稟朝廷且欲仍舊但未得報介儒雲云燕
人久屬大遼各安鄉土貴朝以兵撓之皆死戰於兩地生
靈非便仲孫雲云諺語有之一馬不鞴二鞍一女不嫁二夫
為人臣豈事二主燕中士大夫豈不念此僕荅曰燕人
先嫁契丹今恐復嫁女真耳二人相顧大笑居二日以客
禮見童貫畢作報書以鐵騎送介儒等歸
蔡攸至雄州

北征紀實曰童貫敗河朔之民故謂貫反及攸至皆沿
路載盆焚香或以手掬香熾之且白其事而攸本與貫
表裏不能有所止也
十二日己亥宣撫司奏到詔班師
宣撫司奏到　上聞之亦懼詔班師令諸將分屯
童貫作書約遼國李處溫使為內應
馬擴御名既歸童貫問契丹家誰為首台馬云李處溫良嗣
不覺喜形於色貫召良嗣問之良嗣對曰良嗣舊在大遼與處溫結莫
逆交後論及天祚失德事欲與良嗣同約南奔嘗於北
極廟捻香為盟欲共圖滅契丹今良嗣南歸北極廟中

之約必不虛設若良嗣書到必以內應貴即令良嗣以
書通之募諜者投書得馬柔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
拘執契丹轉禍為福踐往年澶酒北極廟歸朝滅遼之
言後處温等令子奭以帛書來荅大率言伺隙密遣
人速報相應之意款侯王師逼燕為內應趙良嗣與李處
温書曰竊以天啟契丹自取顛覆兵連禍結歷歲時舊
君未還新主孤立擾攘之餘仰惟勞止不審適辰台候何
似伏惟眷娶上下均福頃年台旆自中朝使還植與奭相
迎於良鄉之驛舍具述朝廷禮樂文物之盛痛憤北戎腥
羶殘酷之弊至扼腕太息既又執手于中京景昌門外
之邸中極言戎狄所以將亡之狀謙既決乃使不肖先歸
朝乞收復幽薊故地泪泪許時未克厭志上方稽天之數察
時之變至于今日然後不肖言行而計從闕下聞之必已大
喜自古戎狄之興未有若女真如此之速遼東遼西已為
奄有前年取上京今年至中京遂破雲中如摧枯拉朽所
在肝腦塗地腥聞于天山西良民所遭如此豈不痛心疾
首耶尚慮女真乘已勝之勢下居庸之孤城為之柰何我
燕之人必引領南下已有來蘇之望上款拯民于水火乃遣
太師楚國公領重兵百萬將次於境上伐罪弔民常于
時而已號令八路將帥以至于小校毋得毒良民應天意

順人心（廟諱）幽薊安生聚此其大略也如或昏逆（迷）不恭邦有
常憑燕地褊狹幅員不過數百里已患女真之侵彊且慮
舊君之復至軍兵日益困賦役日益重此正契丹運盡
天亡之時也雖有智者何以為謀契丹五京已亡者四區
區弱燕豈能孤立閤下與諸廟堂大臣豈不共知耶善
為契丹之計者莫若勸誘新君以全燕之地來獻于朝廷
以安元元以保骨肉策之上也如新君執迷及左右用事
之人不明於禍福（請）閤下密結豪傑拘囚首虜壺漿簞食
開門迎降使閤下世享富貴長守全燕以伸前日之志
策之次也閤下父子有志于此適丁斯時千載一逢莫如
今日時哉時哉不可失也已奉勅旨如以其舊官來降者
即以舊官處之功高者別加厚賞以次者事畢日任便
復業恐閤下欲知之毋或遷延自速傾覆禍福逆順指
日可待顒候來報以慰我思又與李奭劉範馬柔吉等
書云頃年瀝酒于北極廟中以歸朝滅虜為誓倏忽十年
未即如願今年朝廷遣大臣領兵百萬將次於近境足下
速集義士開門迎降如能拘執虜酋可以變禍為福虜
中五京已陷四京矣如能（廟諱）我全燕人以歸中国則是足
下陰德與時無窮可以坐享富貴矣勉勉旃旃人回希
來諭處温令李奭回書云頃自白霫拜別時絕音耗耳

戎酋下都不可悅

可得聞目不得視至於飲讌談笑未思而念之奭與待
制數嘗發言滅虜為誓近歲間內外相凌盜賊競起雖
分五路已陷四京然有幽燕孤危將亡甚於累卵無計解
其紛難也蓋曆數之將盡相公自入樞廷頓變白首夙
夜不遑懷履薄臨深之懼東虜近日復有深入慮遭
族誅之難不思往日之非惟念今日之咎愚聞廟諱密然
後事濟兵以詭道制勝大宋未有所行先形于外若議
興行深宜必速願救燕鄉無告之民戎酋成立全是相公
與北樞蕭公李密學處能奭等同立新分付得軍兵
事與南北面同問當兼處分速集義士今月二日奭自
狀自備三千甲馬武勇人準備防托女真南來已準奏
行近戎主助添招軍賜得七萬貫及有樞吏兵刑太原山
甫少卿累次於奭處有言亦有向化心待與奭耶律策
高勰馬諤等同至彭城範與韓僅山西路押軍近日並無
文解來不知存在所有文字待範來獲便齎官分付到
相公似有風聞此事待方便呈將來書示比遂趨參善
保台嚴謹持狀候問不具表弟守太常少卿知隨駕
翰林醫官院使兼同廟諱當在京軍兵李奭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

政宣上帙九

起宣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亥盡九月二十三日己卯

二十四日辛亥耶律淳死

燕王自馬擴（御名）之歸入聞天祚之信憂懼成疾是夜疾篤
死無嗣蕭幹立其妃蕭氏權主軍國事號皇太后改建
福元年（興）為德興元年天祚聞淳死下詔曰天命至大不可
以力回神器至公未聞於智取古今定論歷數難移（是）以
聖人戒於盜竊故秦晉國王耶律淳九族之內推為仲
叔之尊百官之中未有人臣之重趨朝不拜文印不名

嘗降璽書別降頒金券日隆恩禮朕實推崇衆所共知
無負於爾比因寇亂遂肆窺覦外徒有周公之儀內實
稔子帶之惡不顧大義欲償初心任用小人謀危大寶
僭稱帝號私受天官指斥乘輿偽造符寶輕發文字
肆赦改元以屠沽商賈為翊戴之臣以佞媚狙詐處清密
之任不渝累月便至台階刑獄濫冤紀綱紊亂恣縱將士
剽掠州城致我燕人陷於塗炭天方悔禍神不助姦視息
偷存未及百日一身殄滅絕嗣覆家人鬼所讐取笑天
下而又輒申遺令擅建長秋妄委婦人專行偽命其逆
臣處溫父子同恣婪貪殺戮無辜助為不法衆心離散
立致崩分狼狽荒迷容身無地罪誠難貸令必在行假其
餘生庸示寬大據耶律淳大為不道棄豈義背恩懷戾祖
宗朕不敢赦應所授官爵封號盡行削奪并妻蕭氏亦
降為庶人仍改姓虺氏外據皇大叔并妃別無闕礙更不施
行其封爵懿號一切仍舊嗚呼仰觀天意俯徇輿情勉
而行之朕亦不忍且仲尼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後之為臣
子者可不慎歟廟諱
初燕王卧病於城南瑤池殿李奭父子與陳泌等陰使奚
契丹諸貴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篤處溫托故歸私第欲
閉契丹於門外然後乞王師為聲援契丹知遂不果後

虜人下當在後再出師矣下

永休縣進納人傅遵說隨藥師入燕被擒告說李處溫父子嘗遣易州富户趙履仁劉耀賫文字通童貫欵挾蕭后納土大宋履仁授朝散大夫劉耀均州團練使見充宣撫司準備差使蕭后引問處溫等示其前後罪犯遂無以對處溫賜以自盡子奭凌遲處斬籍其家貲得見錢七萬餘貫金銀珠玉稱之自為宰相數月之間四方賄賂公行初處溫父子聞天祚播遷勸立燕王僭號以圖恩倖及燕王死後恐契丹亡失其所依一遣人北通金國俟其大軍之來期以內應一南結童貫願挾蕭后納土以歸皆非至誠盖所以宛轉欵為身謀而至此反為身害朝廷撫定燕山府追封處溫為廣信郡王子奭保靜軍節度使以本宅為廟

北征紀實曰李處溫者遼國故相李嚴之子也嘗諫天祚以國危使奉中國不納及九大王立以推立功而相之與四軍大王者對主國柄後又輔蕭后說蕭后歸朝乃密遣人通好二帥約日以燕山降及蕭后歸而二帥失信不能周旋於其間事洩處溫為四軍所殺而抗王師矣

虜人知其國且亡而中國必欵故地也是以不戰而聽順謂中國既得所欵而彼尚可假中國之勢存其血食然中國之意期于必滅之而後已說女真犯中原傾我根本皆

是以虜人後復

以復讐也中国失之甚者尤在於是
又曰遼既無主群臣乃即燕山立其叔九大王耶律淳號天錫皇帝遂降封天祚為湘陰王適及中国犯盟不惟我師不堪戰且九大王者素得人心我又不直是以破貫如拉朽然及敗聞群小大沮二帥議退師上意亦欲且罷將復與九天王約舊好獨王黼力主之百端激上意以成其姦因從經撫房降御筆飭二帥曰狗性從頭殺使會去會九大王者適病死而遼人奉其妃號蕭后為主故遼勢更熸於是再出師矣
虜人知其國且亡而中國必欲故地也是以不戰而歸順謂中國既得所欲而復尚可假中國之勢存其血食而已以虜人後復說女眞 [illegible] 中原頗與根本者以復讐也中國失之甚者尤在於是

七月二十六日壬午王黼再議興師

童貫蔡攸自尾橋聞莫州回河間府忽知中山詹度奏耶律淳死燕人越境而来者皆以契丹無主願歸土朝廷為言朝廷猶豫未決聞太宰王黼款功高蔡京力主再興師議手詔優允於是悉諸道兵二十萬期九月會三關詔貫攸毋歸異議者斬於是伐燕之議成矣

八月丁亥朔檢校少傅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進兵封氏編年曰朝廷以檢校少傅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北伐种師道為都統制耀州觀察使劉光世代辛興宗同州觀察使何灌為副統制又分廣信兵駐安肅遣張思政權領賜延慶旌幢七寶金鎗御袍束帯以寵

其行議兩道進兵延慶復營石城光遠灌駐兵廣信此
時契丹以連月塞上無警留兵新城主將四軍大王
蕭斡太師大石林牙以燕王淳病先次並入燕結謀策立
蕭后不暇来向溝延慶瞰亡數遣將鄭建雄李紹等渡
河侵掠俘獲甚衆而牛欄監軍領本族契丹會鄉壯丁
出沒於廣信界光世出兵迎戰其將冀景趙明任明等首
推賊鋒萬計貴表其功擢光世威武軍承宣使寵錫甚
渥俄詔華州觀察使揚可世復赴朔方宣撫聽候差使貴
令守安肅軍時漢燕良民轉為戹苦嘗思南歸未有
以發因光世兵至往来降

宇文虛中劄子論收燕山利害

契勘契丹二百年強國方其盛時自處尊行僭中國之
名號指歲賜為獻納招攜乃附屬力制方夏今乘遵奉虜箕
按兵臨邊曾未半年戎虜振慴而遣使人祈哀請命
其言遜順至有難循舊制惟命是從之語蓋自三代以
來摧強敵為附藩未有速於今日者今故盡復燕域使
之納土臨以大兵假以歲月固亦可致但夷狄不可盡
戚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具合計議事如後伏乞朝廷集
議詳酌施行一兵有勝負乃古今之常理若十萬全軍出
塞攻取涿易未枝或雖得涿易而守備未實心未同聚

兵至燕燕未肯下相守半月以上攻之不拔後無援軍粮
道不継利害如何一今来夏人竭国點集次第甚大若以
此兵逆舊虜酋自西而来我軍攻燕未下相遇於燕城
之外其利害如何一女真兵馬見在中京我軍捨萬必
未能圍合燕城女真守約不遣助兵入関其利害如何一
若我兵未能下燕女真入関一牽而拔掠為空城以地歸我
不惟繕守費力又恐為夷所輕其利害如何一契丹昨
来遣使女真願為附庸女真不納求附朝廷觀其意盖
是畏女真愛中国避強悍歸仁義今西夏以重兵壓雲
中狡詐窺伺託為存亡継絶之言其意甚遠若契丹北
為女真所拒南為中国所棄收拾餘燼飜然決計乗夏
人聚兵之地割地以為約積粮以迴兵不惟王師入燕為所
牽制亦恐他日西北边事未有寧息之日一若大軍取燕不
得之後却與開納許之以稱藩比之今日未舉大兵其恩
威両全利害如何一若果得燕地一府九州五関五十餘
縣又逐漸旋築寨建堡營置守備人兵粮草調發措置何
所從出一女真兵馬或為夏国勁兵所挫或以久客遠
征一旦歸國我未得燕或得燕而守備未固與女真大
兵聲勢相遠其利害如何一若得燕之後胡虜雜類依
附旁近險阻或通鍰舊酋或別立酋長西兵不可久戍

北兵不可倚仗永遠警備利害如何一若西夏大兵助送
舊酋不能入燕不得志而歸蓄怒乘虛却於陝西河東
出沒牽制作過其利害如何竊謂今日為国家大計須期
永久安逸不費兵馬錢穀公私事力坦然無北顧之憂費
省力暇過於昨来與契丹通好時方為穩便若兵連不解
征伐防托或滅虜之後調發勞費太過於未用以前
其利害不可不計
九月三日己未烏歇等至國門詔以趙良嗣充館伴使起居
郎檀倬充館伴副使中使李琮童師禮就班荊館押賜御筵
燕雲奉使録曰烏歇高慶裔行次多是理會舊例計
較禮數如乞就都亭驛安下上殿賜宴差館伴使副之類
童師禮傳 聖旨令臣良嗣諭其使副貴国兵屯白水
泊雖已多時亦有未是處契丹舊酋元未曾捉得亦未
殺了又聞契丹舊酋走入夏国借得人馬過黃河奪了
西京亦以西州軍占了地土不少不知来時知子細否使副
荅云来時聽得契丹舊酋在沙漠已曾遣人馬追趕次
第終須捉得兼沙漠之間係是韃靼蒯古子地今此處兩
國君長並以降拜了本国待走那里去国書中已載矣
十一日癸卯引烏歇高慶裔見于崇政殿
烏歇高慶裔上殿跪奏曰臣等来時大金皇帝傳語

大宋皇帝為契丹昏主無道因舉輕兵再伐遼国大
獲勝捷所有舊漢地事專遣人等稟議
上遣師禮傳旨諭以謝大金皇帝遠遣使人到闕所有
回荅國書待親筆寫去以見相待厚意契丹昏主尚
在沙漠早捉拿了甚好有計議等事可詣宰臣王黼
賜第商量 上待烏歇等厚甚屢差貴臣主宴賜金帛
不至貲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別
籞离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激海人尤桀
黠頗知書雖外為恭順稱恩頌德不絕詞而稍稍較求
故例無虛日如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
國往來之儀未定請姑俟他日況契丹修好之初未嘗
如此慶裔遂出契丹例卷面証朝廷之非請載之国書
為據朝廷不得已皆從之乃賜金線袍段與夏國錦褐皆
辭而不受十三日引詣王黼第計事烏歇等庭趋訖升
堂講賓主之禮而授回書
汪藻謀夏録曰烏歇辭聖旨諭使人燕中無主止是四
軍領兵為邊患及挾女主猖獗豈金國可容早擒之為
佳烏歇慶裔曰四軍夔離不耳汝何人敢爾哉回本国
當奏陳時朝廷屢以勝契丹欺虜人而有一四軍不能
制反仗虜人擒之自相矛盾矣

九月十五日辛未遼人知易州高鳳遣僧明贊詣宣撫司
約來降封氏編年曰知易州高鳳與通守王琮共議云
天祚播遷燕王厥世女主初立謀遷漢人或聞欵仇
戮漢人被害吾輩安得莫救今者南國宣撫祝吉弟
伐漢人往往南歸今蘭幹林牙見在燕京可密遣人歸
延顗鵬望日俟天兵欵歸王化積有歲時今者伏聞朝
廷詔詞寬厚撒牓丁寧又聞宣撫司日狄歸明不下
千百今日知易州高太師通守王少卿專遣明贊來見
宣撫欵乞擇起兵月日來抵易州當以內應誅戮契丹
伏候鈞旨貫既察來情又使劉延慶審問詣實密令明
贊先歸期以二十日約天兵前到城下貫許以事濟日賞
之以官先次厚勞令歸
十七日癸酉宣撫司檄劉光世令應易州
十八日甲戌烏欵等入辭於崇政殿差趙良嗣充奉使大
金國国書使燕送伴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馬政充同
送伴閤門宣贊舍人馬名字御諱
令童師禮傳旨契丹主尚在沙漠早捉拿了當為彼
此之利今來國書事目並係親筆寫去以見相待真意

朝廷國書書云使航游至聘禮增華載惟修睦之勤
益諗締交之厚且承親臨軍旅遠撫封陲用申弔伐之仁
以訖威懷之略遽聞風義深慰忱誠自審舉軍至西京
即遣童貫等領重兵相應河北河東兩路屢敗契丹俘
馘甚衆軍聲蚤震諒已具知所有漢地及夾攻等事並如
昔遣趙良嗣所議與累次國書并馬政所賫事錄大信既
定義無更改其餘具如別錄大軍屯駐並邊已久冀惇守
信約來應師期共成取亂之圖永浹善鄰之契候當秋凜
順保天和今差太中大夫徽敵閣待制趙良嗣等充国信
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事目

一昨遣趙良嗣計議及累次國書所載并令馬政賫執
事錄所議漢地等事係五代唐以後所陷營平幽涿薊檀
順蔚朔應雲新嬀儒武寰等州舊漢地漢民內幽州係今
契丹所稱燕京其餘州縣有契丹廢并及改正名號去處
侯收復訖彼此畫定封疆一自聞舉兵到西京即遣太師
童貫等領兵相應大軍自今年四月以後屯駐河北路極
邊累與接戰大獲勝捷依元約合夾攻以未見金国進兵
夾攻未曾深入緣契丹日近犯邊若因追襲乘勢盡收燕
地即燕地不須夾攻外若未收復即合依元約夾攻所謂
夾攻者係本朝自涿易等處進兵至燕京金国自古北口

等處進兵至燕京西京管下漢地候收復燕京畢日彼此
夾攻其漢地外地土合屬金国占據一契丹舊主見在天德
軍北夾山一帶藏泊見帶領所借夏国兵馬及勾取朔州
等處正軍鄉軍護衛欲禦敵金国燕京見搬送銀絹赴
舊主處賞設夏国来人兵其舊主若不勦除於金国終為
後患一夏国素務矯詐昨聞嘗遣使詣金国賀功其実
力助契丹至公行文字詆毀金国甚切及勾集衆兵潛
與契丹聞累與金国接戰已占據契丹金蕭狗清軍天
德軍雲内州若不討伐常作隄虞必為金国深患其詆
毀文字可付與使人近據河東路繳到金国軍前都元帥
府牒内一節稱燕京路候秋涼以兵收去三国其間欲將
如何又牒稱二国往来事虜有下手先後據此雖意是夾
攻緣文字語言未是彼此今守夾攻元約施行
二十日丙子劉光世進軍應易州之約至白溝為牛欄軍所
敗不得前
封氏編年曰是日劉光世遣冀景趙明翟進為選鋒光
世楊惟忠為中部張思政為殿軍次白溝牛欄賊千餘
從古城出與選鋒人接戰初我軍以為易州来納款不
為之備偶爾遽戰為賊所乘中部與殿後皆不得前軍
轉戰至古峰臺西復挫衂易州城内望風以為王師至矣

太師高奉先令漢人趙乘淵賓為之備至是盡殺耶律夷
契丹或告南軍不勝鳳與乘淵等相顧失色僧明贊曰事
已若此且可閉門固守以待王師日晚牛欄賊至易州知高
鳳內變以為王師詐敗別有措畫急反北奔鳳再遣人來
宣撫司言契丹耶律本州已行勦絕牛欄兵騎亦已北奔乞
遣人兵前來
二十三日己卯遼軍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上表
以涿州來降
是日遼人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因涿州
刺使蕭慶餘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
百一州四縣來降
封氏編年曰藥師表云臣聞天有道則缺一字民非后何戴
是謂天人之極致豈非古今之常情百姓係心素積北夷之
怨一時翹喜咸歸中国之明臣躬領州縣僚屬豪右子弟
官員僧道軍吏百姓等奮臂約一萬人斬首至三千級允
屬傒蘇之望舉懷賴慶之思
燕雲奉使錄曰表云藥師言伏聞蕃漢之人實為異類羊
狼之伍不可同居自生夷貉之鄉未被衣冠之化常思戴
日何啻望霓一昨天祚皇帝怠棄鑾輿越在草莽萬姓
無依棲之地五都有板蕩之危雖宣宗嗣圖旋致奄忽女

后攝政尤難攖緩誠天命之有歸非人力之能致臣藥師
等雖屬多難莫生異心盖所居父母之邦不可廢臣子
之節今契丹自為戎首竊稔奸謀燔燒我里廬處劉我士
女報之以怨撫乃以讐臣藥師等以是競思戴舜以同
心不可助桀而為虐今將所管押馬步軍用申懇悃伏
願皇帝陛下副茲多望憫此哀鳴特開天地之恩許入風
雲之會實所願也非敢望焉臣藥師等無任瞻天慕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藥師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謹言宣和四年九月十日遼国常勝都管押諸衛上
將軍臣郭藥師等表奏先是遼人天慶十年金人苦
於用兵經歲不出諸路軍馬依舊屯備有東南路怨軍將
領董小醜因差討平利州賊坐逗遛不進賊平被誅本部
隊長羅清漢董仲孫等唱率怨軍作亂余都副統兵討
之賊勢稍窘郭藥師等內變殺羅清漢等數人遂就招安
蕭幹奏留二千人為四營擢用郭藥師張令徽劉舜臣
甄五臣各充統領燕王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藥師年少
狀貌亦偉岸而沈毅果敢以威武御衆人多附之初以武
勇四軍薦授殿直從征女真積前後功擢守涿州偽后專
政契丹欲再謀殺漢人恐應南軍忽得報言易州降大
宋藥師有意歸朝時四軍蕭幹聞我軍再壓境自燕來

涿州而藥師以為圖已乃與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龔詵
趙瑄韓璧謀叛既決乃召蕭幹開宴款密且以歷數符讖
說其歸漢四軍怒曰吾薦汝於朝授此官職豈可背朝廷
藥師以為幹必從請又嘗受薦恩初不敢害幹幹當此之
際所領兵不多又料藥師既叛意恐其不從慮禍及身
遽起啓鑰而去藥師急召所部說曰天祚失国女政不綱
内盜外寇天下瓜分宋天子以好生之德弔民伐罪命虎
臣擁重兵下易州壓吾境此政男子取金印大如斗之時
也乃以高官厚禄邀我輩倘項強不進破国亡家噬臍何
及衆當如何萬口喧呼無不響應遂囚監軍蕭餘慶等
乃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四縣士民
奉表來降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

政宣上帙十

起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癸未盡十月二十日乙巳

二十七日癸未遼人蕭后遣使納款奉表稱臣

封氏編年曰蕭后聞常勝軍降甚懼召蕃漢百官議

曰大金人馬已入奉聖州今又易州高鳳涿州郭藥師歸宋国

步艱難宗社將傾今款與卿等議其去就兩国孰可倚者

苟可托國吾即從之納款臣属亦無恨也君使天錫有嗣

斷不敢預只今事議去就或謂金人方強宜附或言大

宋百年信誓可依后曰二說皆可取遂遣永昌宮使蕭

容乾文閣侍制韓昉使本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言
尚書都官員外郎張僅使金国皆奉表稱臣
蕭后表曰遼国太后妾蕭氏言盖聞滄海納汙繄衆流
而畢會太陽舒照豈爝火以猶飛方天下之大同故聖人
之有作拊心悼往飲泣陳辭伏念妾先世乘唐晋之季
年割燕雲之外地暨逢聖運已受斉盟義篤一家誓傳百
禩孰謂天心改卜国步多艱先主遇板蕩之餘勵興復之
志始歷推戴奄致淪殂爰属惸嫠俾續禴祀常欲引干
戈而自衛與社稷而皆亡伏念生灵重罹塗炭與其陷
執迷之咎曷若為奉上之勤伏遇皇帝陛下四海宅心兆
人為命敷文德以柔遠奮武怒以訓時必將拯救黎元混
一區宇仰承嚴命敢稽帰款之誠庶保餘年猶荷永綏
之惠今差永昌宮使蕭容乾文閣直李士韓昉等諸闕
奉表陳奏以聞臣妾蕭氏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德
興元年九月十日遼国太后臣妾蕭氏上表
二十九日乙酉取易州
先是二十二日劉光世得宣司檄令應易州即遣別將馮
宣慶以精騎五百夜趍易州僧明贊遠迓王師具言已占
據易州訖高鳳與宣慶等共守回申都統司二十六日童
貫移檄楊可世與劉光世合軍兵共撫易州下淶水扶

溝赴涿州與大軍會稟延慶節制且戒體国輯睦無得以私害公延慶可世素有隙忌娼略同可世部安肅軍駐兵孤山與光世合發檄書後又爭位高下氣相尚不伏叱咄軍中譸張有異論參謀宇文虛中與監軍鄧珪平之命分營凡三日至易州至二十九日副都統何灌日中持使節至易州城外大師高鳳少卿王琮領軍民僧道萬人莫不感悅鑼鼓香花迎勞王師是日入城撫定官民閱諸府庫封氏編年曰西路統制劉光世與契丹迎戰於易州之南古燕城光世稍却易州人趙秉淵殺城中契丹瘦軍州人大悅於是遣人迎王師納款衛尉少卿王琮以城降

涿易兩州皆下百官詣紫宸殿稱賀拜郭藥師等官有差郭藥師恩州觀察使依舊知涿州軍州事張令徽左武大夫洮州防禦使劉舜臣武功大夫秦州防禦使甄五臣武翼大夫懷州刺使趙鶴壽右武大夫廓御名州刺史龔詵趙拱韓璧並朝請朝散大夫直祕閣餘將校各有差令趙鶴壽賫告勅并犒物回令於十月一日與藥師等來易州與大兵會燕京所管二十餘處連鄉兵五十餘萬悉應王師以常勝軍八千易州義兵五千并隸劉延慶前軍為鄉導仍自涿州屯泊于雄州

郭藥師者渤海之鐵州人也善戰虜以為裨將領常勝

軍常勝軍本謂之怨軍遼人始以征伐女真為女真所敗多
殺其父兄乃立是軍使之報怨女真故謂之怨軍然怨軍
初未嘗報怨每女真兵入則怨軍從以為亂女真退則因
而服役常以為苦天祚興群下謀殺怨軍除其患故其中
郭藥師等反殺其首領而降都統蕭幹遂金吾大將軍俾守
燕州屢以勝我及九大王死蕭后立藥師知燕中勢將亡遂
決策首以泳州來降則常勝軍實反役之徒然膚中虢健
鬪者也其副曰張令徽其下又有四將虢鳳官每鳳五百人
則常勝軍本二千人本朝收復之後因增至二萬其後又
增五萬實燕人之先以城降者故朝廷寵異之

十月一日丙戌郭藥師來易州
是日郭藥師等以素騎來易州恭副都統何灌犒劳訖
俾赴宣撫司公參
趙良嗣與烏歌等赴金人軍前
燕雲奉使録曰奉御筆處分由濟南德博渡黄河過
邢洺取井陘路至代州朝谷寨先是大金國主阿骨打已
親領兵甲數萬初欵邊中京道中聞契丹主聚兵于五国
崖咂領兵襲之八月十二日戰於狗泊之地生擒契丹都統
偽駙馬蕭覩天祚引數騎脱身遁去及夏国引兵數萬
襲天德軍女真都元帥遣其偏將寧术剳婁宿孛董統

軍七千與夏人逆戰於阿磨下水夏人敗走是時秋霖積
潦山水適至河暴漲人馬漲死者不知其數金人已再殺散
契丹又戰敗夏国兵驕氣鋭所至殺掠無辜其下大厭之
国秋成遂来傍邊阿骨打屯奉聖州之東粘罕兀室屯
應州之南寧术割婁宿屯洪州之西牧馬休兵請議於朝廷
茆齋自叙曰是年八月宣司回軍至河間府上委劉延慶
都統陝西大兵力謀復燕僕時随宣司在河間竊聞延慶
與幕府議持重不可進兵使女真軍馬先入居庸関收
下燕京然後多以歳幣贖之此為萬全僕以謂為君使女
真入関後必輕侮中国為患甚大用兵務在神速遂條論
利害上宣司言不使女真入関其利有五使之入関其害
有七凡月尚書省經撫房劄子王黼當筆將樞密院應干邊路軍務事盡隷所知置經撫房
施行樞密院不得預
差馬擴充奉使大金国同使副使前去濟南府已来等
候国信使趙良嗣同取登州海路前去奉使仍充送伴大
金国通議使副金人緣曷魯大迪馬之回疑吾有謀又自以已不報師期一面進兵取大遼中京擾山後地土聞南朝委
童貫舉三路大兵趨燕地遂遣徒姑且烏歇高慶裔等来使以修好為名且以兵窺覘武也至青州承御筆
擾代州奏探報阿骨打已到奉聖州在雲中府之東乃唐新州契丹改作奉聖州仰
趙良嗣馬擴御名送伴使人取代州路過界前去奉使阿骨打盡聞我
軍入燕境已數交鋒慮我自取燕而已
不得歳入故親来以決幾會

僕因詢良嗣今次朝廷所遣奉使欲議何事良嗣出
國書副本及御筆事目云君本朝軍馬乘勝已入燕京
更不請大金人馬過関如或未曾即請大金軍馬進於
燕城之北本朝軍馬進於燕城之南依元約夾攻之僕抵
掌大驚謂良嗣曰金人方自以不報師期恐王師定燕之
後守把関口彼不得歲入金幣故遣使通議一則接續
和議以邀歲幣二則使来窺我動作趨向幸而彼未知
吾种師道楊可世白溝小衂童宣撫氣沮而退而在我則
當領彼来和之意固執前約姑與之言曰南朝自聞貴
朝奉兵便發大兵相應夾攻盖昨来送曷魯等還乃所
以待回舡来報師期不敢疑貴朝爽約但只猜度恐舟
船海中阻風或別失誤故不待報来遂急奉兵於元約
夾攻之說彼此別無違處既以此意荅之仍亦依此作国
書須一面催督宣司進兵尅期下燕以振中国之威平燕
而和女真以絶日後輕侮之患可也何得自示懦弱盡
露腹心傾身倚以為盟全藉彼兵直許之入関如此則
大事去矣日後窺肆侵凌之患其禍豈易量耶良嗣
愕然曰今宣司已退遁兵力不支自非藉彼之力取之後
以金帛誘之何以得燕某曰龍圖既知我軍力不能取
何不明白奏上盡與女真使自取之急修我邊備守白

溝舊界保吾故彊豈可含餬苟且圖目前小利不防久遠之患愛指失掌此某不敢預也是時某父亦同行遂以與良嗣辨論事白父父謂某曰與夷狄共事當先立威以震服之於後可保無患今宣司已退沮又豈可以我之腹心盡露與外夷兼女真豈可以親結之乎既如此論議後必誤国汝宜速奏論之若不從即乞罷無阿隨誤大計僕於是竊畫利害論女真不可使入関要當進兵先取燕京則金人自服邊境可定乞罷臣使事自將步騎萬人趂不虞之地入燕平定五関以杜女真窺覘之患

五日庚寅郭藥師等至宣撫司

郭藥師是日至宣司公參待罪云藥師僻遠燕人猥守一郡久伏堯化歸向莫緣近聆王師已届彊場謹率同属請命于宣司童貫令僚佐撫勞有差

御筆改燕京為燕山府

燕京古之幽州武王克商封邵召公奭於燕以燕然山得名漢置涿郡唐武德元年改燕州天寶元年改幽州舊號廣陽郡有永清節度使燕京改為燕山府

八日癸巳都統劉延慶與郭藥師等出雄州入新城趍涿州路

九日甲午遼人蕭容韓昉至雄州

蕭容歸朕至椎州童貫蔡攸以軍禮見之貫攸以其
所上表不納止納款稱臣麾而去之斥容朕曰非納土
不受朕曰納款即納土也虜種類雜耒易圖朝廷當思
兩全無貽後日之悔又曰好鄰舍朝廷盛蹈了不知彼惡
鄰舍也必悔之貫以蕭后表即日飛奏留蕭容歸朕於
椎州令管待別聽朝廷指揮
御筆涿易八州並賜名
山前九屬縣下項燕山府一十三縣析津宛平都市昌平
良鄉武清安次永清玉河香河漷陰涿州四縣范陽
歸義固安新城檀州二縣密雲行唐平州三縣盧龍
石城馬城易州三縣易水縣涿水陝容城營州一縣柳城順州
一縣懷柔薊州三縣漁陽三河玉田景城縣賜名威塞
盧龍縣賜名盧城石城縣賜名臨州除燕山府已賜
名外涿州賜名涿水郡威行軍節度使檀州賜名橫山
郡鎮海軍節度平州賜名海陽郡撫寧軍節度易州
賜名遂武郡防禦管州賜名平盧郡防禦順州賜名
順興郡團練薊州賜名廣川郡團練景州賜名滦川
郡軍事
十三日戊戌蕭后表至
上御紫宸殿受賀大宰王黼等率百官奉表稱賀

表曰制軍命將用申中夏之威取亂侮亡遂復全燕之
地盛超振古喜溢緜區臣聞舜肇十二州始別冀都之
壤周建八百國首疏召奭之封當天津析木之交實上
咨廣陽之勝形勢有金湯之險膏腴號陸海之饒石晉不
綱羯胡匪茹盜藩垣以為虵豕之窟汚衣冠而陷犬羊之
群民胥怨咨天乃震怒　藝祖立極思與物以更新
文考御邦益留神而經始於昭熙旦丕顯燕謀帝命式
於九圍無遠弗屆王者大乎一統有開必先天方授我以故
疆虜自竄身於窮漠允資聖筭爰奉師干俾收塗炭
之餘肆協雲霓之望虎臣矯矯王旅嘽嘽長驅出塞
者百萬有奇分道並進者東西相屬敵軍効順拔戎
壘以來歸偽后祈哀叩轅門而納欵豈特昆夷維其
喙矣是謂燕民悅則取之雨露涵濡盡率土溥天之廣
山川表裏無此疆爾界之殊恭惟　皇帝陛下性備堯
仁智兼湯勇誕敷文德同四海之車書肅將天威辟
三王之境土凡此濯征之策仰繫獨斷之神料纖悉於
九重契幾微於萬里神祇效職天地合符亟臻復古
之勲仰快在天之憤受端闈之獻方陳希濶之儀增輿
地之圖更闡文明之化臣等叨聯輔拂初乏贊襄宅朔
方曰幽都獲預觀於偉蹟至岱宗覲群后願遂告於

成功臣無任云云

詔答之

詔曰朕纂丕圖日新庶政思加大信式協萬邦每惇鄰
国之懽用遵帶礪之約豈意酋虜自叛宗盟命帥出師
巡邊備冦干戈壓境之未久土宇来附者無餘偽后知
幾遣使露封而納款燕臣効順束身請命以来歸將盡
復燕雲之故疆耶共成　祖考之昔志君臣有慶中外交
懽成此膚功賴予良弼丕揚偉績實係嘉謀遽覽賀
章擧聞欣快　聖旨送祕書省
賜新復州縣曲赦

詔曰朕膺天駿命惟弔伐興闕字之師夜寐夙興惟　祖宗之是紹
賴帝敷佑中外救寧遠暨海隅罔不率俾乃眷燕雲
之境實我舊封五季不綱陷於北狄屬者虜酋失道
自絶於天怨結兵興勢以瓦解惟予克相上帝寵綏兆
民爰命六師大申弔伐繄爾有衆懷德惟素霈然率
籲群心奔走来歸莫之能遏王師無戰而先志是承
四海永清惟朕以懌興念茲土久困暴昏民上下相陵
人用無告典刑屏弃罪及無辜崇姦黜賊痛毒猶在
以寛代雹帝命惟新亟應收復及以歸附州縣見禁罪
人除抗拒王命及謀為不順外餘罪無大小並放見

停廢文武官將校公吏又並許所在自陳當議盡行
甄收隨材任使流配人並放還逃亡及為盜賊者並釋
罪令歸業惟爾有官体茲德意奉承罔急以稱朕
惻隱之誠庶一方亟蒙休澤故茲親札詔示咸使知聞
又手詔蠲除科率
詔應自前無名科率抑配及積年弊政一切煩苛之令
勅諸州一一具聞當悉行蠲罷不必待報者宣撫司除
之積久稅賦若公私子錢皆免人户委州縣長吏招誘
以歸加意存撫貧乏饑民並以官粟賑給無令失所
掠獲人口者各尋付其家逕者重寘典刑
又手詔甄擢賢才
詔見在官耆俊若有公卿士大夫已議褒擢外有懷
才抱藝湮沉下僚或素為鄉里所推未被試用者勅
宣撫及州郡長吏詢採以聞當不次擢用其以忠直得
罪屢薦或為權倖排斥或以註誤抵罪並以名聞咸當
甄擢兼用為勸
十九日甲辰都統制劉延慶何灌郭藥師等統大軍出
椎州入新城縣劉光世楊可世出安肅軍入易州會于
涿州
先是劉延慶等至涿州撫定軍民次涞水縣縣令負

弩前驅作樂致禮令可世守涿州延慶以可世所部兵少
更付中軍及熙河環慶兵二萬營左軍俾楊惟中副可
世延慶統諸道兵與常勝軍暨趙詡兵無慮五十萬
鼓鼙振天地自古出師之盛未有甚于此自卯至酉至
良鄉縣瀘溝河前部報曰臨河與四軍蕭幹大石林牙賊
鋒相接時賊兵不滿二萬憑河排布未究虛實延慶令
五軍下營發壕柳帳以備賊出兵抗敵曛晚各憩勝負
相償

二十日乙巳劉光世等復與蕭幹對壘

是日日將晏賊鼓噪攻我戰於料石岡三撾方還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

朝散大夫充荆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政宣上帙十一

起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戊申盡十一月二十七日壬午

二十三日戊申宣撫司檄進兵劉延慶議入燕之策郭藥師獻謀搗虛取之

是日蕭斡營於十里外以控我軍由是逼晉未得進

宣司檄曰大軍至良鄉連日不進可出奇以取勝況戎軍擬賊倍萬以彼較此利害皎然仰疾速趨燕京是日延慶命諸將共議入燕之策郭藥師獻謀曰四

若軍者以全師抗我則燕山可以搗虛而入可選輕騎
由固安渡瀘水至安次徑赴燕城漢民知王師至必
為內應燕城可得延慶即遣郭藥師押常勝軍千人
為鄉導命趙鶴壽高世宣楊可世可弼統兵六千可
世等夜半渡河銜枚倍道至三家店憩軍
二十四日巳酉郭藥師等入燕山軍敗而還
是日質明郭藥師遣甄五臣領常勝軍五千人雜契
丹奪迎春門以入殺守閽者數十人大軍繼至陣於
憫忠寺分遣七將官把燕城七門各差將二人騎二
百守之內外帖然不知兵至咸謂有神時有燕人馬
賢良者獻詩云破虜將軍曉入燕滿城和氣接堯天
油然靄靄三千里洗盡腥羶二百年可世傳令云漢
人皆登雉堞指摘契丹冀等家誅戮萬計通衢流血
申宣撫司告捷戎軍用事者不過四千蕭后登宣和
門親施箭鏃以拒王師藥師遣人諭蕭后天兵入城
釋甲拜降可也蕭后聞諸軍與燕人內應所在巷陌
齊殺契丹劫掠財物頗狐疑未決契丹諸軍皆效死
戰而戎軍無紀律已而飲酒攘奪財物紛然恣淫后
既知蜜遣人召蕭斡等回斡亦知我師入燕晝夜來
援或告藥師曰城外塵起必有援兵至諸將皆謂延

慶遣兵來助一望則燕王塚上立四軍旗幟矣方錯愕瞪視而四軍人馬自南暗門入內諸門皆啓鐵騎突出戰於三市人皆殊死戮力迎敵而藥師失馬可世拒追者藥師獲免我軍少却遂至雙門樓下令騎皆下馬且戰且行至憫忠寺前可世謂藥師曰今日如何不若且至東門以待援兵而燕城漢人皆曰汝等令我指摘契丹相助殺戮將軍若出我輩如何今已斷了諸門吊橋幸無遺出以決死耳再戰又敗我軍三晝夜不寢食又自早戰契丹競功人饑馬瘦而四軍林牙兵勢狠炎可世等戰不勝藥師復固戰又不利皆棄馬登城賊蓋熾將窮搏藥師先下城可世謂世宣曰吾將家豈能効兒女態惜微軀也指呼戰士拒戰身中毒矢不顧或報藥師出矣弟可弼間進曰趙鶴壽後軍不來都統亦不遣援兵今日之事黑白自明儻含糊就死百世之下兄不失為罪人矣顧偕去是非昭著請誅於朝不其偉歟可世然之遂縋馬而高世宣王章李曉石洵美王端臣等皆辟賊手可世等既出賴契丹收弃甲捕殺殘軍不復追襲遂得脫去尸之填濠者可籍而過初選精兵六千至是免兒者數百騎而已契丹獲馬五千甲四千先藥

師與可世謀留鶴壽兵為援其實藥師忌功焉鶴壽亦憾之不至先是鶴壽見宣撫藥師疑其有所授而不以實告故也藥師可世等夜入安次縣招集將士得潰兵四百餘人入涿州

北征紀實曰藥師獻謀于二帥曰四軍者以全師抗延慶則燕山可以勁騎搗虛而實也於是二帥命藥師擇常勝軍千人為鄉導又命延慶選將迺以楊可世高一箭各千人一夕渡瀘溝河直往燕山之東每旦有草車無數入門可伺其開門因車入而襲之果然既入則每門命驍勇使臣二人分兵守把藥師乃下令曰燕人令盡降契丹諸虜令盡殺然不意燕山城中契丹奚兵尚衆而我師已虜掠故蕭后者在內但閉其內門是以虜漢因巷戰殺傷相當自旦至晚不解而蕭后乃呼四軍自其內後闇門而入忽大啓內門生兵出擊我師為退敗藥師知其不敵因縋城先遁楊可世亦得脫高世宣號高一箭者及諸名將銳卒無一得生還

二十五日庚戌蕭幹出兵與劉延慶對壘於瀘溝河南是日蕭幹陣於河南出示藥師隨行主管文字官趙端甫并藥師可世全裝甲馬令延慶見之言已將諸

將殺戮人騎皆降仍渡河桃戰延慶軍沟沟以為藁
師全軍沒諸將殺可世降契丹延慶遣人泳州取藁
師手書以安衆心
二十六日辛亥趙良嗣等同使人烏歌高慶裔到大金軍前
燕雲奉使録曰二十一日過界金国遣甲馬及接伴使
副迎勞是日宿於應州侍中庄二十二日見元帥粘
罕且言今来所計議事節與自家濫上京時説底話
聯別也對以大信既定本無異同之意粘罕云候到
日皇帝不錯食罷遣其副帥元室接伴往奉聖州
二十五日遂至于軍前二十六日見其國王阿骨打捧
書傳達如儀
二十七日壬子郭藁師留甄五臣張思政守泳州領兵
趙椎州
宣撫司恐泳州危差張令徽領二千騎戍之
二十八日癸丑劉延慶申宣撫司乞回軍
紀實曰劉延慶申二帥乞那回軍馬二帥以小竹紙
親札報之曰仰相度事勢若可以那回量可那回不
可有悞軍事延慶得之一夕中軍先自焚輜重不告
諸將而退衆軍罔測遂大潰
編年曰劉延慶以可世行三日方進兵兩日至盧溝

河南距燕城二十里下營是時偏師雖入燕城大軍屯
灤溝未河動蕭幹兵才數千幹得漢軍兩人蔽其目留
帳中兩人不知也夜半偽相語言聞漢兵十萬壓吾
境吾師且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
中舉火為應殲之無遺縱一人歸報其人又曰昨日
在賊營見戰具甚廣棟人覺將乘夜來搗營寨延慶
間燕城復失又瑠璃河護糧將王淵亦陷於賊氣已
喪矣旋得此說心動求自爾之計盡召諸將審諭以
粮餉不絕去漠界遠中道多事不即引還必恐生變
諸將皆唯唯獨曲奇力爭不可延慶怒叱去之

二十九日甲寅劉延慶焼営及輜重奔還王師大潰
是日晩灤溝河北四野火發延慶與光国光世以為
敵至焼営而奔五軍雜還擾攘散走自相踐躁奔墮
崖澗者莫知其数捐棄一切軍須之計相継百餘里
将暁賊覺徑尾吾後轉戦至白溝河與常勝軍高望
接戦又大敗自熙豐以来所蓄軍實盡矣燕人作歌
及賦以誚延慶傳笑虜中
蕭幹隘清城執守将路宗迪
十一月一日丙辰朔阿骨打見趙良嗣許燕京薊景檀順
泳易六州二十四縣每歳要依契丹銀絹遣李靖持書来

燕雲奉使録曰是日阿骨打令趙良嗣與蒲結奴議
事蒲結奴云去年本国專遣使臣理會偲大國情公
事也着人馬專專地等候回使相約打滅契丹却留
我使人一住半年滞了軍期更不遣回使只將空書令
軍人送過海来已是斷絶之意此段休説更説一段
且如夾攻本国兵馬從今年正月已到中京国甚不
便来夾攻本国自去年十一月出兵今年正月到中京
三月到西京已是半年受了千辛萬苦貴朝才於五
月出兵慢慢地占穩占盖更説甚夾攻此一段亦休
説皇帝有指揮去年不遣使乃是失信今年雖出
兵亦不如約便畫斷休説而今特將已收下西京一
路州縣與南朝請先交割外為契丹留主猶領殘兵
不先了了燕京不惟為金国之患亦恐去南朝作過
皇帝已定親去收燕京候收燕京了却来商量或與
不與在臨時前遣元帥就近代州議是便事此意已
於王環處子細道来更不可改良嗣度其意欵以西
京交割為名更改許燕之議乃云本朝與貴国通好
五六年自貴國兵馬未到上京時已有要約今来却
偲地靳變説話是甚義理擾良嗣等所奉御筆處分
先夾攻燕京了日然後夾攻西京須是先得燕京然

後交割西京固自有次第蒲結云今先與西京其意
已厚汝家旦夕（守）燕京不能取候我得之取決臨時何
有（有）不可良嗣云大國所行必指天為言前年 皇帝
與良嗣稈手曰我已許南朝燕京便我得之亦然指
天為誓料 皇帝守信肯遠天耶蒲結（奴）復傳阿骨打
之意曰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南朝 皇帝委曲
御筆親書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
漢地漢民其係官錢物等及奚契丹勃海西京平（灤）
州並不在許與之數南朝自得燕京亦借路平灤以
歸如南朝未得我兵取之惡如前約更不論夾攻六
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荅以元約山前山後十
七州今止言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昨日言西京今又
不及何也平灤本燕地以限榆關則平灤州已在燕
京之內矣奚御筆事目如貴朝兵馬因追襲乘勝更
不煩兵馬過關今言本朝定燕京借路平灤本朝果
得燕必分兵戍守大國人馬經由豈敢專輒蒲結（奴）兀
室勃然怒曰汝家未下燕已拒我如此是不敬通和
耳況汝兵近為燕人擊敗（敗）若旬日未下豈不仰我力
耶又云皇帝更不說元約只特許燕京六州二十四
縣每歲要依契丹銀絹之數却微笑云有一事說與

使人莫道是與了南朝燕京管下六州二十四縣如
我取了燕京都不與南朝怎生不依契丹一般與我
銀絹良嗣等對以此只是自彊底話如不來攻契丹
以應平舊漢地歸本朝何名可得銀絹等郎今等未
可一向自強一堅易漢人且如契丹昏主七八年前
等只見契丹之弱乃自以為彊本朝大国不可容易
不要錯了後來出文字三封一封係知易州何灌牒
大金統領內備坐宣撫司劄子令報知大金國稱已
收下涿易不得侵越生事一牒靈丘飛狐兩縣招誘
歸款一封係趙許上太傅相公內言女貞恣為殺戮
枉害良民諭令歸漢不可受辱于女貞也今良嗣讀
訖却云理會得且如飛狐靈丘乃山後地分未高
量定便來招誘是何義理假如要一兩箇小縣何不
將文字來評會良嗣等荅以此必何觀察為何灌不知
界至地里便發文字料必如此却云此事且休論趙
許元是董龐兒我與你有甚究讐道本国殺害良民
如賊一般相待蒲結奴曰此大國之意也如使副不
許借路過関趙許不使漢人歸女貞其意一同若不

是祇重貴朝皇帝御筆親寫来更無好說話也恰来
皇帝有朝旨如使人隔關恐已下燕不令過關又趨
許文字試毀雖已寫國書待改変来却為大信已定
更不改也且與只知阻我過關不道汝國人馬又散
便揖良嗣朝辭令其國相滿結傳言云到南朝日再
三附奏乞善保聖體好理家國所有燕京等事已專
遣人齎国書計議且望教速来回早了大事至庭下
有前立兩人指示良嗣曰此燕京国妃遣来請降如
不許稱藩止乞燕京隻力拒南朝及言契丹軍雖寡
弱若止當南軍有餘只恐大金来即不支也對良嗣
等面諭二人云我已許南朝燕京汝到日說與汝國
妃娶離不勿與南朝交鬪戮及齊民二人唯唯良嗣
等辭訖留馬擴遣良嗣及使人同来。
節齋自叙曰十月抵代州過界時粘罕元室皆在應
州南傍山作営某與良嗣既送烏歌慶裔至彼見粘
罕略論大槩次日粘罕以鐵騎二百令元室權充接
伴良嗣與某各跨一從人餘悉留粘罕軍過夜行五
程抵奉聖州見阿骨打路經蔚州縣邑悉無人煙人
皆逃避既見阿骨打授国書御筆次日令皇叔濬結
奴相温并二太子斡離不者就一穹帳中約說話皆

令人通譯云前次遣曷魯大迪烏議割還燕地貴朝
不遣聘使乃是斷絶今來難舉海上之約但皇帝知
趙皇誠心不忍絶好燕京候平日了日或與不與臨
時商量今西京謂雲中府却已平定奉還貴朝可差軍馬
交割當時緣郭藥師已降劉延慶已逼燕故有割雲
中之意良嗣錯愕失詞荅云元議割還燕地若燕京
不得即西京亦不要幹難不云燕京為未了且言臨
時商量西京是已了割貴朝却言不要不成剛強與
得次日復召議事相温云皇帝有旨昨日所論西京
事更休理會海上之約亦是貴朝自斷絶且着

趙皇面特許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如貴朝軍馬先
入燕則本朝軍馬借路歸国仍要在燕係官錢物若
貴朝不能入燕待本朝打了與去是時虜人聞楊可
世高一箭郭藥師已入燕故有此語以為他時脅競
朔風吹雪下鷄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
之端良嗣云錢物則不較但借路事恐難從相温云
息曉来驛騎報平安某頃良嗣小器不知安危繼詩
待遣人同去南朝商量遂起良嗣歸有喜色作詩云
和云未見燕銘勒故山耳聞殊議骨毛寒顧君共事
熹身語易取皇家萬世安次日入朝(欲)辨相温云已差

李靖充大使王永昌充副使撒盧梅充計議却於二
国信使中留一員隨軍恐貴朝軍馬入燕地把定関
隘本朝借路時要得分辨良嗣汗流不能對其附耳
云龍啚燕人不為女真所畏若不能免某請為留宜
安方寸良嗣徐對曰自来無例摘留使人相温云此
皇帝意近晩阿骨打召辭云二使人誰留良嗣復荅
以無例阿骨打云行軍非引例處某應曰若必欲留
願令大使歸報某請留遂辭次日良嗣與李靖等行
持書詣闕
金人国書

書云適憑使傳特示音題然已露於深悰斯未洽於
舊約載惟大信理有所陳爰念前言義當可許昨差
趙良嗣計燕京依與契丹銀絹数目歳交尋許燕京
并所管州縣及所轄漢民如或不為夾攻不能依得
已許後来馬政至更議收復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
度如難果意冀為報示又得書示候聞舉兵到西京
的期以憑夾攻不言自行計度或難果意只云並如
初議及絶使軺以謂非是通好之意遂止夾攻許與
之辭以故昨来遣兵及平定契丹畢未嘗報論夾攻
自来燕京国王上表稱臣永修貢進薨逝後属以其

妻国妃庆诚表请纵不许為藩輔亦無他望良嗣等
始方来到且馬政元賣事録所約應期次攻最為大
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
大宋兵馬便自燕京并應薊等州入去也如此則方
是次攻若將来不到西京便是失約也貴朝若依前
書實款次攻圖謀理須當期本朝兵馬到西京已来
合依所約道路進兵相應若謂不知又云燕南已屯
重兵無貴朝士馬發於代州北並兩遠至西京地里
劳逸灼然可知直趨克定未曾依應今承芳翰再締
新懽極邊屯相應之軍立議後幽雲之地皆非元約
者也其於信義未合許爲蓋念前書至如契丹將来
庆請誠和聽命無遠必不先應方示大信故許燕京
并六州屬縣及所管漢兒外其餘應関許係官錢穀
金帛諸物之類并女真渤海契丹奚及別處移散到
彼漢民雜色人户無平深營等州縣縱貴朝克服亦
不在許與之限當須本朝占據如或廣務於侵求請
慮難終於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并舊来輸納契
丹歲幣數目多少交割等事候到燕京續議畫定
式當嚴祥善保殊休今差勃堇撒胡紹李靖勃堇王
度剌克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書陳建不宣謹白

二十一日丙子金人國信使副李靖王廈刺撒盧毋
来議每歲銀絹
二十五日庚辰李靖等入見于崇政殿
燕雲奉使録曰是日引李靖等
上令黄珦傳旨兩朝計議五六等大事已定此小事各相
說了却甚好西京及平滦三州地土不多可一就議
定四軍蕭幹於兩朝無禮如捉得執縛送来以見通歡
之意趙良嗣回許定燕京更不論夾攻不夾攻如自
取得亦與本朝甚荷厚意可依例赴王黼處計議尋引
尋請詣王黼賜第議事出御前文字讀示所有幽薊平
滦自合依約撒毋遣使與靖相顧曰却是和西京平滦都
要靖等来時只聽得特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地與
南朝今来却和西京平滦都要怎生了得黼曰自趙
龍圖涉海北從貴国来到上京已如此商議本只為
五代以後所隔漢地更無二三撒毋曰若是和燕京
西京平滦州都要後方許契丹舊日銀絹之數如此
則空費往来和合不得黼曰某天性向快士大夫所
共知今来商議国事須要説盡已得聖旨便將西京
畫斷別做一項此亦順貴国之意只以燕京平滦三
州盡許契丹舊日銀絹之數此乃是本朝一一相就之

意如燕京係官錢物漢户人口西京畫斷一一相就貴
國只有平滦一事自可相從庶剌曰此亦傾盡復知
且如本国以九年来方盡得契丹舊地好處唯是一
箇燕京已許與貴朝平滦等州本国要做關口李靖
曰兩国来往惟務誠實擾靖所見先將燕京六州二
十四縣為定歲交契丹銀絹舊數其平滦等州別作
一頭項再覓去或肯時亦不可知若一槩言之徒苦
往来蕭曰此已是委曲相就若更分平滦豈有是理
各上馬歸
二十七日壬午遼人四軍蕭斡復攻涿州安次固安兩
縣隘之守將胡德章被俘
金人進兵趨燕
馬擴(衛名)既留粘罕自廣州趨奉聖州與阿骨打定議粘
罕下軍馬於南暗口阿骨打趨居庸關搪懶趨古北
口分三路進軍忽燕京国妃遣使詣阿骨打請和云
十月十九日南兵揚可世郭藥師襲入燕城國妃擾
内城南師驕勝不戢士卒掠取財物国妃密遣人至
濾溝河呼四軍大王自内南及暗門與郭藥師抗戰
南師氣奪悉奔竄諸將僅以身免為四軍奪馬四
千疋次日耀兵於濾溝河劉延慶望之喪膽乃焚營

夜遁為契丹追殺至雄州阿骨打執各不允應之約
不從進兵趍燕
初童貫行
上遣內侍李顧諱微服於貫軍中探其去就燕京既
失州縣復陷嘗密奏之
上以手札責貫曰今不復信汝矣貫既被責大懼遂
遣王瓌取易州飛狐路赴大金軍前約以夾攻王瓌
至大金軍前見其国主奏言大宋宣撫童樞密令臣
見陛下聞嘗有国使交通兩朝已議夾攻今來童
宣撫大兵已近去燕京未敢擅入遣瓌等來請起兵
夾攻月日貴朝相應不失元約金國遣兀室館之定
議冠期十二月一日起兵初五日度居庸関六日到燕
京城下先令瓌歸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一

政宣上帙十二

起宣和四年十二月二日丁亥盡十五日庚子

十二月二日丁亥李靖等入辭于崇政殿

上遣王珣傳旨諭靖卿等到軍前奏知大金皇帝自
金國兵馬来到上京時已遣使計議成就交好正在
今日今来所議凡五事一切委曲俯從金国所有營
平深三州地土不多一就相許了却甚好差使副與
靖等同賫国書前去
三日戊子差趙良嗣周武仲使于金国許依契丹舊例

銀絹甬求營平灤三州并西京

朝廷國書

書云夙勤原使嗣貺緘書恭聞綏撫之詳備認敷陳之悉方遠惇於契好宜曲盡於忱誠本朝與隣国通好自來係計使人往來之數以為禮節昨曷魯等來係報馬據之聘以故更不遣使然國書內具述夙惇大信備載前書所有漢地等事如並如初議侯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議約事理分明別無斷絕今歲自聞舉軍到西京即遣童貫等領兵自燕路相應四月以後累伐契丹事可詢訪亦累遣人移文貴国軍前報應計議夾攻之舉即無失約昨燕京國蕭氏遣蕭容等進表納款仍乞援助止退大金兵馬及營平景薊等舉地來歸繼亦嘗遣偏裨入燕城殺戮不順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允從并未見貴朝進兵夾攻即却其使并表未嘗聽許及未曾分遣大兵據守元議自燕并應朔等州進兵後來以西京之議未明故止應朔之師雖奉聖應朔蔚等州遣人請降亦似此未曾撫定惇守信義以務交歡本末可見趙良嗣回欵知入関至燕本朝議云與貴朝講好脩睦若本朝先自平燕亦當迎待如禮良嗣固執妄有所陳所有

應関係官錢穀金帛諸物之類令書敘行拘收實非
元約然貴朝兵馬既敘入関犒師之用義合相從其
別處移散到漢民雜色人户如敘收管亦非元約所
載今並如来諭以示誠意兩朝守国所恃大信自初
遣良嗣以至于今所議正為五代以後所隔漢地内
燕京六州及属縣已載来書并承諭如本朝已取了
燕京自依今来已許如本朝取了貴國取得亦與本
更不與夾攻外所有營平灤并西京管下州縣并係
五代所隔地土合依元約本朝收復爰念自貴朝来取
上京之時越大海以通交好使聘往来累年于此所
當曲務允應以善初終除營平灤三州本朝收復外
其西京地土候收復燕京一帶并西京地土所以
事目已曾具言緣收復燕京別行計議契勘馬政所費
盡契丹歲交銀絹今若西京別作一段計議理合減
定深念久已相許義不可渝將歲交銀絹數目多少
交割等並依契丹舊例施行信誓分立界至等事續
議畫定庶應来悰用臻歡約属當歲凜益保天休今
差龍圖閣直學士大夫趙良嗣朝散郎充顯謨
閣待制周武仲充国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
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郭藥師敗散蕭幹于永清復固安安次兩縣

契丹四軍蕭幹自延慶敗復攻安次固安兩縣陷之復永圍清縣郭藥師至永清與賊相遇藥師謂諸將曰彼見我軍必披靡視漢兵馬為輕定來衝突令部曲執漢旗幟分漢兵以弓弩翼之賊果望旗笑曰南朝兵也果擊之兵刃既接方悟常勝軍賊戰不利依山自保漢兵彎鐙弩聽鼓聲悉發大敗斬數千級幾執渠魁賊窮走燕城堅壁不敢出

五日庚寅金人到居庸關蕭后與幹蕭大石林牙夜出燕城亡遼錄曰蕭后纔聞居庸失險夜率契丹并老幼居帳出城聲言劄野寨迎敵其實避竄宰相左企弓以下拜辭於門外蕭后諭曰國難至此我親統大軍盡死一戰為社稷計勝則再與卿等見萬一失利則我誓死於陣前卿等多方保全合境漢民無使濫被殘害遂泣下行至松亭關議所往耶律大石林牙者契丹也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欲就奚王府立國於是契丹奚軍列陣相拒而分矣奚激海諸軍從蕭幹留奚王府大石林牙挾蕭后歸陰山見天祚天祚取蕭后殺之

六日辛卯金人兵至燕左企弓曹勇義劉彥宗等開門迎降阿骨打等入燕遣馬擴御名歸報捷

節齊自叙曰二月旦經始儒二州初五日抵居庸關
契丹弃關走僕隨行阿骨打謂曰契丹国土十分我
已取其九祇有燕京一分地土我着人馬三面逼着
令汝家就取却怠生受奈何不下初聞南軍已到濾
溝河已入燕我心下亦喜南家故地教他收了我與
他分定界分軍馬歸国早見太平近却聞都統劉延
慶一夜走了是甚模樣僕荅曰使人留此不得而知
兵家進退常事恐亦非敗縱使劉延慶果敗亦別有
大軍在後阿骨打云似恁統領底人敗了軍国大事
汝家有甚賞罰御名廣曰將折兵死兵折將死延慶果
是退敗更做官大亦行軍法阿骨打云若不行軍法
後怠生使兵也待一兩日到居庸關你看我家兵將
戰鬪有敢走麽初六日入居庸關擺立軍馬阿骨打
與骨荅郎君并馬南向立諸軍馬三面整旗擺立粘
罕已下諸郎君皆被甲作兩行相對侍立召僕當前
阿骨打云我已遣使副同我家大使南去想已到汴
京城我已許了趙皇燕京如今打了須與去城内著
官人户即是我要漢兒人户都屬南朝我今差人入
城招誘契丹令投降你敢相隨前去招諭漢兒麽僕
荅使人留此本了軍国事大而何不敢阿骨打云敢去

時聯好来早同我家使臣前去入夜招僕阿骨打云
我親押軍来待與夔離不（即四軍大王也）見一陣適来已報同
國妃直東走了来日可以入燕城是夜四更阿骨打
召僕去頗有怒色曰國妃有四軍走去盖緣我軍馬
入関今聞得你家軍馬却来攙奪如此則更無好說
話也（僕聞四軍大王永清縣為郭藥師所敗）僕曰貴朝使人已與趙良嗣同
趍闕下朝廷必不許来攙奪萬一南朝先入亦足可高
量阿骨打意少解次日到燕京北朝兩府漢兒官左
企弓于仲文曹勇義
劉彥宗契丹官蕭乙信等開門迎降阿骨打召僕云
今我軍先到燕京你隨行盡見可回報捷已教寫宣
撫司牒今差五百騎相送賜僕并隨行人鞍馬一付
仍令携涿州將官胡德章歸盖德章先與契丹戰為
其所擒囚于燕京獄中至是令歸臨行粘罕遣烏歇
来云傳語童太師昨来海上曾許水牛如今相望甚
近欲覓十頭令送来僕南發達雄州宣撫司
亡遼録曰蕭后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已到城下左企
弓等語百官共議方拒未定已報統軍副使蕭乙信
開啟夏門放入婁宿孛堇軍登城續遣先被虜人知
宣徽北樞密院事韓秉傳令若即拜降我不殺一人

催促宰相文武百僚僧道父老出丹鳳門毬場内投
拜阿骨打戎服已坐萬勝殿皆拜服罪於是使譯者
宣曰我見城頭砲繩蓆角都不曾觧動是無拒我意
也并放罪絶撫定燕山府即遣五百鐵騎護送馬御名
至涿州牒報宣撫司請發兵前來交割
北征紀實曰金人久駐鴛鴦泊往來白水以圖天祚
既深入夾山勢不能出金人亦不克入因攻取雲中
諸州且休息往來山後視中國紛拏延慶既潰阿骨
打以全師自居庸関入四軍大王者奉蕭后由松亭
関遁燕人乃備儀物以迎之其始至于燕之大内也
阿骨打與其臣數人皆握拳坐于殿之户限上受燕
人之降且尚詢黄盖有若干柄意欲與其群臣皆張
之中國傳以為笑金人其後自大皆燕人用事者及
中国若良嗣輩之教爾
十一日丙申貶劉延慶為率府率安置筠州
北征紀實曰劉延慶者昔為陝西名將童貫忌其才
素不善也累得節度使上深眷遇向習射延慶獨預
後方知欲倚仗延慶以北征代二帥為先鋒爾二帥
既不納蕭后降乃令延慶將兵出界正兵十五萬夫
役不在數也時藥師既以涿州降涿州之良鄉縣亦

皆屬我於是延慶出界自泳至良鄉縣惟日行三十
里住即立寨開壕塹殆至曉復行為人皆笑之未至
良鄉已為虜騎所撓自良鄉又行兩驛抵瀘溝河駐
軍四軍大王者亦如瀘溝夾河對壘日嘗與渡河或
擊其前或擊其後左右受敵或三五十騎至千百騎
延慶心動且以餉道不繼乃申二帥乞那四軍馬得
報遂焚輜重而退衆軍大潰四軍者尚不知所以是
幾至延慶帳下僅能禦退多所殺傷延慶攝爲翌日
四軍便虜騎皆乘我馬朱甲耀日於瀘溝之上以是
夕陽河但見火光大起虜遂亦走久之乃知我師自
潰方遣與來追先是延慶初行瀘溝也每下寨但開
前一門故背有向北門而已及其夜走天殆曉至舊寨
與諸將少歇後由寨門將出適逢虜追騎垂至因復
入門當時立寨既固又無他門可出遂大窘諸將自
毀垣畧得通馬踰垣而走不勝狼狽延慶幾不得脫
瀘溝大寨金銀不可勝計又雜道路每寨猶有絹一
二十萬當時未能般赴瀘溝大寨者是時竭國力為
之一旦皆為虜人所得及延慶至雄州二帥擬責之
延慶因抱笏厲聲坎抗二帥不能詰而止也初諸路

正兵十五萬除二帥與諸將守雄者親兵外其餘往往因潰散乃自結隊各歸本路不能遏也始出師人但支五百錢將士頗不樂及潰走且虞有變乃各支絹二疋銀三兩以收之兵雖粗集然枝窮縮手矣先是上命小璫主郵事不隸宣司 戒之曰日得燕山爾自遣馳報而貫亦自作牌大書曰克平燕山路以便皆謂唾手可得及藥師可世入燕山城是夕報至貫匿之中夜始約伯氏同作奏以牌等即馳上捷縱二日半至闕下然遲小璫猶半時許中外但見捷而不知其詳謂已盡得之矣方降指揮擇日御正衙受賀於是好進者往往作賦頌獻久之但見寂然始知藥師但跳入燕城已退遁俄延慶師潰後二帥凱還白上曰劉延慶不戰而潰且雲中今未下不有大戒厲則何以使諸將臣等所以不詰者留以遺

陛下也於是 上赫怒欲斬延慶議已定乃下延慶獄既鞫無狀而延慶出二帥與那回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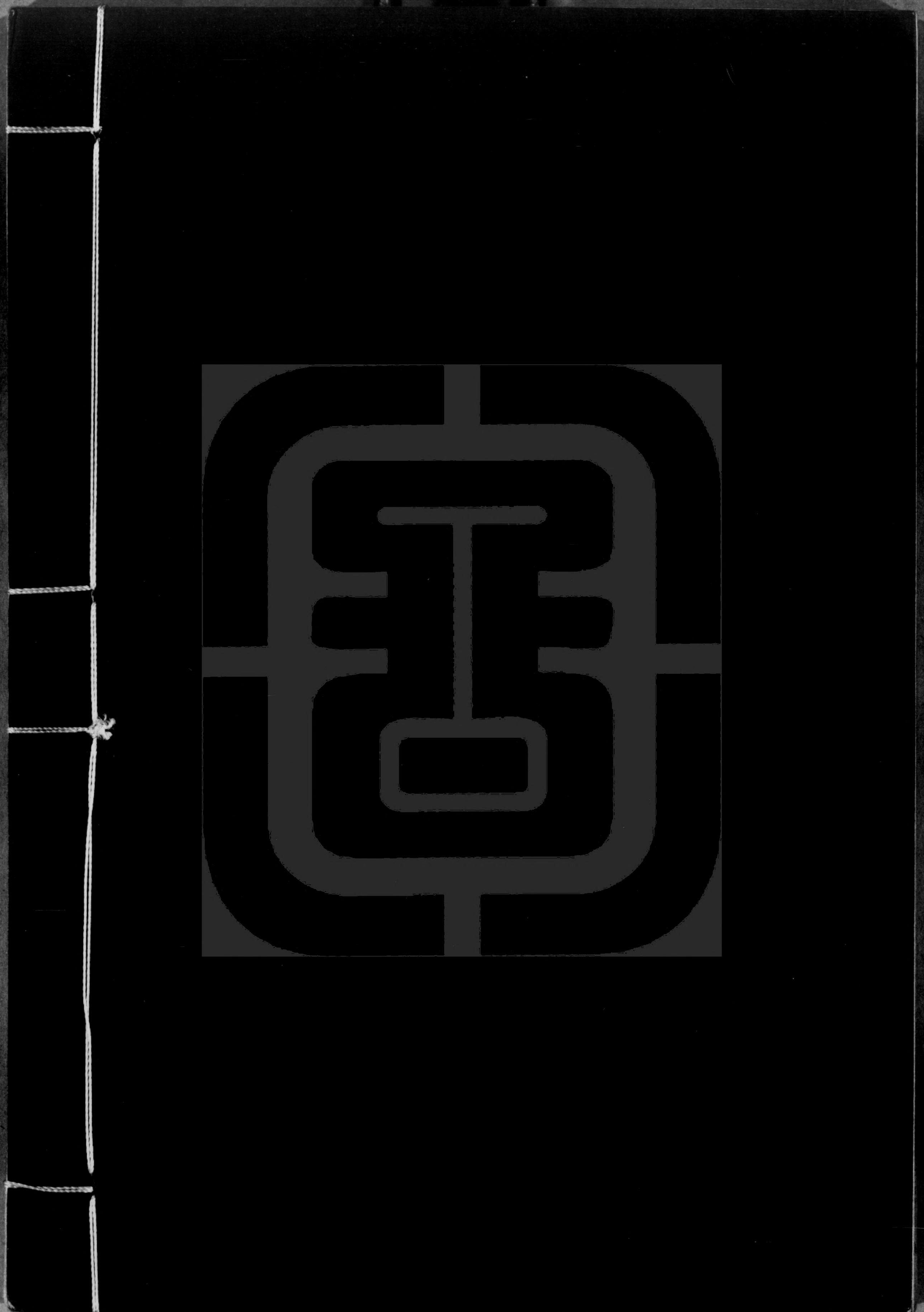
上乃寤延慶徒責散官筠州安置由是益不直二帥然延慶應誅但二帥反枉用其心爾

十五日庚子趙良嗣周武仲至大金軍前金人不許營平滦三州并要燕地稅賦復遣李靖持書來

趙良嗣等至阿骨打卓帳處使兀室傳言且云自前
年相約夾攻契丹及至寡人領兵到燕京城下并不
見一人一騎更寡人自來不許與底平滦等處州城
今來都要怎生去得若堅要平州不是好意和燕京
都怕別了便揖良嗣等退歸所館良嗣等至其国弟
故論国相所居以貫等所與酒果遺之以通其意良
嗣欲與粘罕議事荅以商量未定粘罕臨上馬與良
嗣諭以大事已定所有平滦三州一道商議了甚好
却云這則為這箇事近上大人門却不肯若更緊着恐
和燕京都別了便催朝辭兀室云堅要平州莫是待
閉定関口不與通好此是皇帝已不許衆人皆不肯
堅不許今税因約與元帥粘罕等議事粘罕云這事
本不別只是為我家自着兵馬取得所以須要税賦
肯時便肯不肯即休即不肯時請勾退過界人馬良
嗣等荅以税賦自古随地豈有得地而不得税者粘
罕云不須理會只是要税兀室在旁云此事不別許
多田地州城人民都與了南朝些小税賦計較甚良
嗣對曰且如税賦之内有諸般色数若細豆率雜之
属地理相遠如何般運得莫須計筭折納兀室云但
依随得後這事易為商量復遣靖等賫書赴闕

書云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
大宋皇帝闕下肅馳使驛繼附音徽然承隣睦之修
未盡理端之素故形弊幅開尊深悰昨於天輔四年
趙良嗣計議燕京若是名肯自来所與契丹銀絹依
數歲交及夾攻用書已許燕京地分并所管户民若
不夾攻不能依得已許為定平營滦等州未曾名應
今承来書其別處移撒到漢民雜色人户如欲收復
亦非元約擾上項人户前次往復未曾透漏辭意詳
明昨来斯剌等去時已曾具言燕契勘馬政来貢到
事目所約應期夾攻最為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
京太宋兵馬自應朔州入去不如此則便為失約也
且當朝兵馬攻下西京以至武朔曾牒代州亦未相
應夾攻又良嗣貢到書所謂夾攻者本朝自泳勃等
處進兵至燕京金國自古北口等處進兵至燕京當
朝兵馬攻下居庸直抵燕城即日款降外貴朝兵馬
不能入燕已被戰退以故牽靖等去時具言已許燕
京所管州縣地分元管户民如或廣務於侵求請慮
難終於信義今書又貴辭外平營滦等三州已係廣
務於侵求酌此事件為約分明義當不許爰念大信

不可輕失且圖交好特許燕京六州隨縣所有銀絹
一須依契丹舊例交取兼燕京自朝本朝兵力收下所
據見輿州縣合納隨色稅賦每年並是當朝收納如
可依隨請差人使不過向前正旦受禮賀功及賫送
今歲合交銀絹外據平滦營三州亦不在許輿之限
外有次年已後銀絹交割處所立界至及其餘事等
續議畫定如難依隨請於已後無復計議燕京令屬
祁寒冀膺多福今差勃堇李靖王度剌等充国使信
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天輔六年十二月　日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二

川豐六題 [illegible] 卷 [illegible] 十 [illegible]